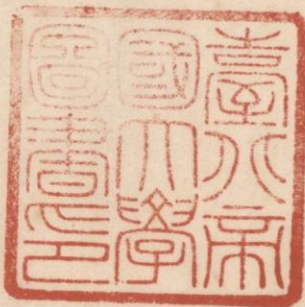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

第二十四之六

113046
940371
1119



163746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二十四

夏四月辛未朔日暈兩電○傳旨戶曹曰凡宴享進上簪花外
皆用紙花○謝恩使宋處寬回自大明 帝以進海青司賜絲
綉四表裏○壬申諸司奴婢推刷都提調左贊成黃守身等啓
公處奴婢所係匪輕肆我 太宗於永樂十五年丁酉特設刷
券色 命領議政府事柳廷顯等為提調釐正文籍以貽後世
歲在己未 世宗置推刷色 命領議政府事黃喜監掌修正案
且立條章具載令甲昭然可考然自己未至今二十餘年官吏
怠於奉法慢不致察姦狡之徒乘間用術或冒年除役或避重
就輕甚者以生為死以賤為良公賤日減誠為可慮我 殿下
命臣等推刷臣等以丁酉己未兩年正案為本參考各年續案
其漏隱者刷之其爭者辨之勒成正案凡一百十四司奴婢摠
二十數萬餘口今雖成法苟不嚴立防禁後日之弊恐復如前
謹條列合行事件于後一今辛巳年正案載錄奴婢禁訴良相
訟事已身名字現載外毋得陳告投托事容隱使喚人治罪事

並依丁酉己未年正案例施行一今未盡推刷及陳告相訟未
決奴婢令主掌都官速分棟錄續案一今辛巳年錄籍京外奴
婢依丁酉年例當該官吏解由錄元額及逃亡物故生產流移
之數以憑後考其不完恤多致逃散者吏曹考其多寡貶黜一
外方諸管諸邑及鄉校奴婢訴訟決折事並依諸司奴婢例施
行凡干決折事亦依諸司奴婢例並於主掌都官呈狀取決一
京外公處婢嫁良夫者贖身從良依天順五年受教施行以年
歲不准孱劣奴婢贖身後逃避或招引使喚而當該官吏符同
不糾檢者以制書有違律論罪罷黜一陳告受賞奴婢受者身
死無子孫則還屬公一自丁酉至己未二十三年自己未至己
卯二十一年推刷錄籍踈遠老者已死少者不知其係由是生
產物故及逃亡移流皆未考覈永失公賤不可不慮今後每二
十年推刷成籍一諸司京中奴婢正案二件成籍藏于本司及
架閣庫外方則三件成籍藏于本司架閣庫營庫以防奸偽
從之○癸酉雋思政殿受常參視事召蓬源府院君鄭昌孫右

議政權擧與都承旨金從舜左承旨韓繼禧右副承旨金國光
作事日以啓一請品伴倘兵曹考案移文所居邑憑考差牒其
數外差牒收取送兵曹一助丁已有定數而或加給者或不當
給而給者無遺刷出轉報兵曹守令如有不用心刷出者勿論
赦前罷黜其冒占助丁者定限使自首不首者并助丁全家徙
邊一雇工人並令刷出於雜色軍案錄某戶雇工若單寒無依
及篤疾人不在此例一外方豪強之戶多有挾戶隱丁使定限
自首先從內需所宗親大臣奴子戶刷出良人則定軍役公私
賤則錄雜色案不首者勿論公私賤并挾戶隱丁全家徙邊○
左議政申叔舟掃墳于全羅道羅州等處辭○司憲府啓教導
李黥以婢菊花為妾產一子二女黥死其子碩林寶林謀欲使
喚以菊花為非父妾構辭告訴忘親逆倫不可不懲雖在赦
前請安置遠方以扶綱常 命全家徙居江原道○甲戌日暈
○以金繼孫為中樞院副使權愷江原道觀察使李翊兵曹參
議○忠州金遷倉火 傳曰火非自出必有故燒之者令其道

觀察使推鞠以啓○校書館奴今音同養賢庫奴白同與良人
小斤牛等三人盜天磨山寺佛經四百餘卷身捕於山直命
下義禁府鞠之今音同白同即曩日盜承政院文籍而被罪者
也○元良哈中樞浪婁時哈等來獻土物○禮曹啓慶尚道自
二月迄今不雨年麥樵枯播種失時請降香祝令其道觀察使
禱于名山大川從之○丙子 上親傳宗廟永寧殿春享祭
香祝○御思政殿召都承旨金從舜曰欲令外方軍士或五日
程或十日程互相往來習陣以慣行役之勞何如其令兵曹磨
勘○花川君權恭遜 世宗手寫蘭 賜馬及衣○傳旨禮曹
曰僧有犯殺盜淫者皆還俗當差無號牌者刷還充軍○遣禮
曹參判金慶禮中樞院副使李士平奉表如大明謝恩兼進白
雉其謝表曰聖心仁愛懷柔有加帝資便蕃荷戴無力撫躬增
愧舉國騰歡伏念臣猥以庸資邈居荒服祇勤侯度功未效於
毫毛特荷宸私恩實深於筐篚寵榮至此前昔所稀伏遇 皇
帝陛下德令生成慈踰怙恃遂令駑品獲被龍光臣謹當不二

不三益虔藩宣之職時萬時億恒伸頌禱之誠方物表曰天貺
聿臻祗荷寵渥壤奠雖薄聊表微誠謹備黃細苧布二十四匹白
細苧布二十四匹黑細麻布二十四匹黃花席二十張滿花席二十
張雜彩花席二十張右件物等產自遐陬製匪良正冀諒由中
之信俯容享上之儀聖烈慈壽皇太后禮物紅細苧布一十四
白細苧布一十四匹黑細麻布一十四匹滿花席一十張中宮禮物
同上進皇太子箋曰位尊貳極密贊皇猷恩導中宸覃霑海岱
銘佩曷已糜粉難酬伏念臣猥以剪材幸逢熙代顧之絲毫之
補執壤惟勤豈期筐篚之頒連月沓至揆分踰望舉國知榮伏
遇皇太子殿下性稟溫文功存翼亮遂令駑鈍獲被鴻私臣
謹當倍殫赤心益堅素節載賡敬於重潤恒祝壽於千齡禮物
白細苧布二十四匹黑細麻布二十四匹滿花席一十張雜彩花席
一十張進白雉表曰聖神御極開萬世之太平山嶽効靈昭兩
儀之交泰鴻休滋至鼇抃案增欽惟皇帝陛下剛健粹精聰明
睿知舞羽德洽奄幅員以景從祝網仁深底鳥獸之咸若何圖

文明之瑞復產僻陋之區越裳嘉禎僅傳聞於千載盛代異貺
乃得覩於連年寔倍重譯之情尤表丕冒之化伏念臣猥將庸
品獲際昌辰迹滯青丘雖阻鳧趨之列心馳紫闥聊申虎拜之
誠進皇太子箋曰貳極居尊密裨洪造兩儀生瑞式昭貞符宜
揚天休敢謹庭獻恭惟皇太子殿下英姿玉裕偉量淵冲夙膺
監撫之權功敦翼亮克贊位育之化恩洽飛潛故乃和氣之鍾
而有靈物之應天生耿介寧容纖芥之塵雪恥鮮明克協文明
之多產雖自於東表慶實同於九圍倘賜靈囿之留庶貴越裳
之進伏念臣叨守荒徼屬覩嘉祥阻叅鸚班之趨倍殫燕賀之
悃又移咨禮部請書冊其咨日照得本國僻在遐陬字樣偏旁
點畫未能分曉間有所得洪武正韻書肆印本不免差訛遇有
奏啓文書恐致舛誤指正官本一件煩為聞奏頒降施行○司
諱院都提調啓初講肆官選及第生貢進士衣冠子弟教漢語
使輪次赴京以質之而及第則帶奴子餘皆不得帶行同是講
肆官小宜區別請並許帶奴從之○全羅道漕轉船至忠清道

泰安地十六艘敗沒○戊寅 傳旨義禁府曰鄭末終黃寶輕

莫松豆舍須永壽等偽造戶曹開牒支受米糶辭連人并鞫以

啓○己卯日暈○地震于慶尚道星州金山郡開寧縣降香祝

行解恠祭○僉知中樞院事宋處寬啓臣赴京時方有聲息通

事李從衍憚於從行中道詐稱疾帶妓往本家累月淹留期司

朝廷奸詐莫甚請下攸司鞫之勿論赦前治罪 從之○司憲

府據刑曹關啓慶尚右道都節制使趙秀文非唯不檢察沉鬱

軍官反助威力濫刑營奴三口致死至為殘酷若以赦前不論

無以懲戒請遣行臺推劾 從之○庚辰 御思政殿受朝啓

左贊成黃守身兵曹判書韓明澮花川君擢恭戶曹判書曹錫

文中樞院副使李好誠工曹參判魚孝瞻刑曹參判李石亨大

司憲李皎然信川君康袞吏曹參議金係熙禮曹參議徐居正

及承旨等入侍設酌 召內禁衛司僕于庭東賜酒疊擊鼓聚

入直軍士于庭 賜酒○咸吉道慶源節制使金貴孫卒 命

都鎮撫金乙孫代之以護軍吳子慶為都鎮撫○御扎諭咸吉

道都體察使具致寬副使康孝文曰卿所云耀兵江邊是亦促
降之術此言甚善非獨耀兵變化在卿亦在能勇亦在能怯不
動而服靜之上策也疾動而威勝之中策也恃勝而無備下策
也卿既自知之矣只以久不相見故重申初約耳○辛巳 御
思政殿召禮曹判書洪允成都承旨金從舜等議野人事諭咸
吉道都體察使具致寬曰阿兒豆前者雖有罪今則効順予亦
憐撫若出來則卿可因便接待率來允成啓前縣監李希哲善
射請不次擢用希哲鴻山人即馳書于忠清道觀察使令給傳
上送○禮曹佐郎朴繼姓將判書洪允成議啓前者養賢庫告
匱命給米三十石今已盡用我國家蓄積非不足也而獨不周
於養賢今不繼之將罷國學何以示後忠清道田租朝夕且至
請給倉米 傳曰在世宗朝未聞告匱今何告匱之數也遂
不允○京畿觀察使李克培來啓金浦縣乞浦陳地役當番船
軍耕種然今播種已晚恐未能畢耕且役船軍則無農牛器械
請徵聚旁近民之有牛者耕之官給口糧則役不過一二日可

就傳曰卿之言是矣但慮秋成所獲不償其費克培啓若其所獲多寡臣不敢臆度當還與老農熟議以啓傳曰役民丁而勿饋○司憲府啓訓鍊觀新武舉許叅時多索酒肉公然會飲請劾之傳曰憲府之言甚嘉然姑置勿論○司憲府啓慶尚道山陰縣監沈潏被訴狀內事件請遣監察玄碩圭推劾上問承政院曰碩圭可任事者乎若剛明可任事者則兼任分臺遣之承政院啓碩圭可堪分臺之任傳曰速作事目以啓○傳旨戶曹給領議政姜孟卿知司諫姜允範夏孟朔祿時孟卿有疾子允範侍藥未仕○大司憲李皎然弟賁然為川寧縣監其母隨往皎然請往見之傳于承政院曰大司憲往來州縣無乃不可乎承政院啓母子相見雖大司憲亦無妨傳曰雖云覲母大司憲不可以私事往來縣邑遂不允○壬午日暈○上與中宮幸慈壽宮遂幸延昌尉安孟聃第○上欲幸西江觀唐人鎖慶船左承旨韓繼禧啓唐船泊慶近田若大駕臨幸則扈從軍士必蹂躪請移唐船于麻浦從之○承政院奉旨

馳書于八道觀察使曰前者頒賜國朝寶鑒今悉還收道內大小人或受賜或借得者廣行知會收取以送○癸未 御忠順堂聚平虜破敵衛正兵等射侯 命給別任又 賜扇各一把

○甲申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二品以上入侍設酌右參贊成奉祖判中樞院事沈澮知中樞院事崔恒等進酒 上曰姜政丞發腫欲飲酒予聞之命略和十宣散飲之飲後稍若向痊可喜此藥甚驗諸宰樞宜識之僉曰然 上曰初發腫時則甚不可也政丞飲之於既濃之後耳人與病相為勝負人勝則可病勝則不可也今政丞勝之甚可喜也○宗親府典籤金良璫輪對 上謂知中樞院事崔恒曰卿欲與良璫詳定六典予今許之六典中刑禮二典最難卿其勉哉謂臨瀛大君璆曰爾知李好誠乎此大將也對曰臣知之 上曰姜政丞病愈後當與好誠射侯○賊人阿只同等二十餘人結黨作賊又投石於臨瀛大君第 命部將率軍士捕之 召禮曹判書洪允成就承政院推鞫下義禁府○奴婢推刷提調啓天順四年受教節該續

刑典陳告條公處奴婢逃漏避役者許人陳告計口賞三分之一限
已身役使受賞者身沒六朔內悉令還本司若子孫一族仍
役使者依律論罪然被告奴婢視陳告人如仇讎不肯仰役隨
即逃散受賞人亦以為非子孫承傳奴婢不強追捕且身沒後
主掌官督責納官人皆憚之不敢陳告公處隱漏奴婢多至數
萬餘口與其水失數萬餘口寧失三分之一今後陳告者每三
口水給一口只告二口者亦水給一口一口者徵役價充賞因
此陳告者蜂起公賤反減弊將難禁請依續刑典賞三分之一
限已身役使二口以下陳告者計年徵貢有許接人則徵役價
充賞從之○乙酉博旨刑曹曰京外官吏或濫刑或滯獄罪
囚殞命者頗多自戊寅年以後諸邑守令使罪囚在獄致死者
勿論赦前罪之○御忠順堂 命世子射侯右副承旨金國光
入侍詳定六典○以洪達孫為南陽府院君沈滄領中樞院事
尹士昫工曹判書沈決尹士昫中樞院使宋處寬中樞院副使
尹士昕仁順府尹權懽行僉知中樞院事柳泗全羅道處置使

○元良哈副萬戶者羅大司正愁堂巨幹朵里萬戶李光應時
大等來獻土物○田制詳定所啓諸道量田已久或變為川澤
或開墾陳地經界變移結負增減緣此收稅不等賦役不均全
羅道以六等收稅京畿忠清慶尚道三等收稅多寡不同諸道
量田一時並舉為難京畿全羅道田品已分等今辛巳年十月
為始量田應行諸事令諸道預備 從之○禮曹啓養賢庫告
匱然國學不可罷請令儒生限田租上納往來讀書 從之○
丙戌 諭全羅道觀察使李孝長曰左議政申叔舟回程時設
慰宴○上與諸宰樞議趙武英與金仲廉等相訟奴婢事 命
還給仲廉告身○兵曹啓本曹佐郎河漢近今以覲親歸忠清
道所經諸邑軍士等以親病及身病還鄉者虛實及諸浦兵船
軍器完弊萬戶不法等事請令漢近糾檢以啓 從之○禮曹
啓男年十四歲女十三歲以上方許婚嫁其間父母年過五十
及有病人願其子女早婚嫁者年十歲以上許告官成婚 從
之○丁亥領議政姜孟卿率 上悼甚素膳輟朝三日 命切

臣等哭於其第 賜米豆并七十石紙一百卷孟卿性寬厚豁
達風儀峻偉少登第累歷議政府舍人及 文宗朝轉判內資
寺事擢承政院同副承旨累陞都承旨以疾改藝文提學 世
祖踐祚與佐翼功臣尤荷知遇遂陞議政務遵大體有大臣風
每談論奏對語若懸河鄭麟趾嘗面語曰卿有政事材但恨不
博學耳 賜謚文景忠信據禮文由義而濟景○時姜孟卿弟
叔卿為密陽府使 命承政院馳書于慶尚道觀察使給傳上
送護喪以全循義任元濬金有智白貴麟用藥不慎 命下義
禁府鞠之○領中樞院事沈澮五史李從實等聚飲長澤副令
孝慈微服而過從實等共歐成傷 上聞之命部將拿來 御
忠順堂親問下義禁府鞠之為首從實絞其餘隨從人全家屬
江原道諸驛 傳旨宗簿寺曰今後宗親父母妻子在外得病
者其邑守令盡心救療即移文宗簿寺啓聞給由○日本國對
馬州平朝臣宗彥九郎貞秀遣人來獻土物○庚寅承政院請
進肉膳 傳曰君為臣服雖無古制予為孟卿當行七日○辛

卯右叅贊成奉祖將本府議啓今聞 殿下悼孟卿將輟肉膳
七日臣等以為君之於臣本無服雖從權行之三日足矣請
進肉膳兵曹判書韓明澮亦啓請 從之○壬辰倭人僉和中
樞院事平茂續辭 上御思政殿引見設酌宗親承旨等入侍
命茂續進酒曰元良哈侍朝者多汝輩無一人侍朝今汝來朝
侍衛且有才子甚嘉之汝若再來當陞秩仍 賜紗羅衣靴鞍
具馬又 命進酒賜軍士酒○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成職母
死遣上護軍皮尚宜宣慰禮曹致書曰今因來使說稱慈闈乘
化又失火 殿下聞之傷痛兼承通諭諸島飢輩因商出來聲
息 殿下嘉之特遣官宣慰給賜物件具在別幅致賻白苧布
一十匹白綿紬一十匹白綿布一十匹正布一百匹白紙三百
卷糙米一百石黃豆一百石清蜜一十五斗松子一十三斗胡
麻三十斗芝麻三十斗粳三十斗芙蓉片香大榼具燭二十枚
以失火賜糙米五十石黃豆五十石果子二櫃茶食二櫃燒餅
二櫃清蜜五斗燒酒一十五瓶清酒一百瓶大口魚一百尾乾

青魚二千尾乾鯉魚五十尾乾大鮒魚四百尾以報聲息賜
翻譯名義一部法華經一部起信論一部永嘉集一部金剛經
一部證道歌一部心經一部楞嚴經一部大悲心經一部四教
儀一部成道記一部圓覺經一部白綿紬一十匹白綿布一十
匹彩花席一十張油紙席四張豹皮三張虎皮三張人參二十
觔屏風一坐皮鼓一面磬子一事鐃鉢一事燒酒一百瓶○癸巳
咸吉道都體察使具致寬馳啓三月二十三日野人三十餘騎
入吉州西北口子殺男子七名擄婦女七口牛二十七頭馬二
匹而去前萬戶許崇道考察防禦諸事而不急擊追捕懼得罪
隱其殺擄之數故已杖一百收告身充茂山口子軍牧使申興
智判官全自完不謹防戍多致殺擄已杖自完一百還任興智
請上裁施行權管金忠忠年少有武才久守口子忽於備禦
少送守護軍使賊恣行殺擄乃托以守城擁兵不出戰自知罪
重而逃請追捕依軍法施行又奉書于承政院曰入寇吉州者
臣今詞知斜地住兀良哈舍地等即抄五鎮精兵千餘騎擬於

今四月二十日八攻三斜地刷還擄去人畜第久兩江水方漲
姑停以待 上手草諭具致寬書曰如有可攻之勢造橋而渡
可也卿其斟酌命示兵曹判書韓明澮禮曹判書洪允成明澮
曰如此下諭則致寬必斟酌為之允成曰豆滿江雖聚一國
軍士勢難造橋縱使造橋我軍渡後江水復漲毀橋則勢難還
渡請勿下此諭遂不下○乙未 御思政殿召蓬原府院君鄭
昌孫右議政權擘兵曹判書韓明澮叅判金碩及承旨都鎮撫
諸衛將兼司僕等設酌 上曰久不見卿等欲與論話故召之
論話之間有益治道者尚多又曰醫員等每當用藥不據方書
自以臆度妄加增減令人殞命姜政丞之事一驗也全循義嘗
以平胃散加茵陳治楊汀疽疾此方書所無也汀元氣充實全
既永痊然皆非藥之驗也醫藥之弊乃至於此將如之何仍
命昌孫醫學都提調考其勤慢陞黜 命召王世子謂曰子之
今日所行皆汝後日所當為者汝宜識之 命宣傳官自願講
陣法金堅壽自願進講 賜角弓一張令金碩遍講宣傳官

○丁酉司憲府啓中樞院副使李崇之與其兄剛之爭田本府方覈其事剛之狀告崇之有不弟之狀四崇之凡與剛之書不稱兄弟一也改歲後不相見踰月相見崇之不先拜二也崇之到剛之家剛之饋酒不稱兄而曰至人先飲三也先考忌日崇之通于剛之曰當早來剛之夜四鼓往崇之閉門不納及放鼓崇之出曰業已行祭矣此四也本府以其狀問之崇之妻狀告曰六典有勿告舉他事之法聽剛之追呈不便蓋咎本府請避嫌 傳曰崇之誠有罪矣憲府何避嫌○戶曹啓守令適代時解由之法至為詳密唯堂上官守令則無解由之法故錢穀羨餘耗欠及貢物納未納相考無據請自今無判官堂上官守令適代則觀察使即定差使負照數料量報觀察使移牒本曹憑考會計施行 從之○兵曹啓禁伐松木之法甚嚴然京外官吏及山直等狃於尋常專不糾檢因此造船材木斫伐殆盡請自今國用外官家及兩班家則用不可造船松木庶人家則用雜木京外有松木諸山擇勤謹者定為山直京中則兵曹啓

城府帥廳外方則守令萬戶不時考察每於節季刑曹義禁府
郎廳監司首領官分道摘姦啓聞斫一二株者杖一弓山直杖
八十官吏笞四十三四株者杖一百充軍山直杖一百官吏杖
八十十株以上者杖一百全家徙邊山直杖一百充軍官吏杖
一百罷黜十年內無一株斫伐者賞山直散官職以為勸戒
從之○戊戌夜四鼓盜入闕內河城尉鄭顯祖寢房及追捕
棄草鞋而去事聞即命閉宮城門及都城門搜捕可疑人及
足與鞋相稱者文昭殿各色掌劉山偷雜物盛於布袋將欲
出門恐事覺棄諸光化門內鎮撫所告于承政院以其袋遍示
各色掌知其為劉山下刑曹○己亥先是有一僧來止白岳山
每夜燃燈命漢城府黜之猶燃燈不已傳曰都城內外山
新舊寺社令五部官吏擲莖以啓○以鄭昌孫為領議政府
李好誠慶尚右道處置使盧叔全行僉知中樞院事權至知司
諫院事權恪司諫院正言○吏曹據戶曹關啓漕轉船雖令永
保道察訪兼任考察然不專心治之其終必致腐朽宜別置水

站判官請依京畿左右道例稱全羅道水站轉運判官 從之
○兵曹啓徒居者或中路而逃或已至其所而逃不畏邦憲逋
亡相繼不可不懲請自今逃散者依棄毀制書律論 從之○
五月庚子朔五部錄都城內外新舊寺社以啓 命毀白岳山
北草庵狝窟庵東草庵黜白岳山巖穴住僧海心○辛丑忠勳
府啓今當仲朔又值端午請進豐呈 傳曰姜孟卿之率未以
何心設宴○壬寅江原道觀察使權愷全羅道處置使柳泗等
辭○左議政申叔舟回自全羅道 上引見○癸卯倭人護軍
三甫郎大郎等來獻土物○甲辰 親享文昭殿○御後苑台
宗親宰樞諸將內禁衛等觀射先是兵曹判書韓明澮薦前司
直文孟孫禮曹判書洪允成薦前縣監李希哲皆有武才可用
台令射侯孟孫每發輒中希哲或不中 命以孟孫兼司僕
明澮啓賊入吉州西北口子擄殺人畜此牧使申與智判官全
自完防禦疎虞之致請拿來鞫問科罪 上然之已草 傳旨
左議政申叔舟及允成啓與智於吉州頗有設施之事勿拿來

而逆任上從之命只鞫自完國谷於端午擲石相鬪明會啓
無識之徒羣聚擲石慮或傷人請禁之即命都鎮撫金師禹
率部將四人及破敵衛往捕百餘人囚典獄○丁未義禁府鎭
撫李蕃以拿全自完鞫辭連人將往咸吉道判漢城府事金師
禹啓虜入吉州西北口子時權差萬戶金思忠不能應敵自知
其罪而逃今遣李蕃移牒諸邑搜捕思忠將置極刑臣竊以為
不可思忠本向化人其兄金速應哈雖已死子孫衆多次兄金
巨忠多密子弟居焉是皆深知我國虛實賊路要害者也若思
忠聞之與其族類逃入彼土非我國之利也請勿搜捕命議
于左議政申叔舟叔舟啓師禹之言是矣但雖釋思忠之罪義
禁府郎廳往鞫申興智及辭連人則思忠未知已赦其罪先自
驚惑逃入彼土必矣臣意以為興智領兵往北道還邑翼日有
是賊變不及應敵固有罪矣然具致寬親自覈之只杖自完今
還職其情必有可矜者矣致寬豈不斟酌而處之請姑從致寬
之啓施行且得人誠難人皆稱興智之賢勿論為便若不獲已

則杖興智一百令還職自完降資仍任若以為輕則收告身令
赴防為便兵曹判書韓明澮將往忠清道辭仍啓西北口子彼
賊殺擄人畜頗多都節制使觀察使慢不致意不曾推刷請令
并鞫上曰其邑守令尚不知擄殺之數觀察使節度使焉得知
之明澮更啓聞賊犯邊當速移文問知殺擄之數今不如是統
理一方之意何居臣所以欲鞫者此也楊山君楊汀病愈來肅
拜 上引見明澮汀以叔舟之言問其可否明澮等皆以為然
即下諭書于具致寬今杖興智一百還任收自完告身充富寧
鎮軍赴防餘並勿論○具致寬馳啓大小巨節尼麻車于兒未
車三姓于狄哈等發兵將攻兀良哈愁州住兀良哈要時老等
挈家騎山吾音會幹朶里馬仇音波等欲入城內東良無乙界
斜地等處人徵兵屯于阿赤郎耳平以備兀狄哈然終不出來
故今皆罷散又時無聲息近日山間雨雪不絕江水漲溢五鎮
防禦稍歇 命示申叔舟○咸吉道都體察使具致寬謝
賜衣靴箋曰臣庸愚無適時才用遇知 聖上特蒙擢拔驟陞崇

班自知無効人謂不稱常懼素餐之譏又不以為老衰委任閫外綸言密勿賜與稠重惟思所以奉承 聖猷圖報萬一夙夜殫慮務令民夷各安其業邊塵永息臣 智識淺短措置乖誤未收寸効徒竭心神今蒙連降 御札昭示邊境事宜且賜慰問兼以寵錫踰分之恩輒出望外感激之至涕隨言零糜身粉骨末由報効○刑曹啓天順四年傳旨節該牛馬賊為首者處絞為從者決杖刺字充軍再犯則通計赦前處絞天順五年受教節該搶奪及竊盜自辛巳年五月初一日以後再犯則通計赦前不分首從勿論賊貫多少並處絞立法甚嚴但無窩主論罰之法黨與根據為害益滋請自今強竊盜窩主知情者依律論斷全家徙江原道以絕賊黨 從之○咸吉道都體察使具致寬馳啓吉州西北斜麻乙洞斜尸北鏡城朱乙温魚遊間甫老知等口子並是賊路况今謀欲報仇伺間屢發防禦之難倍於五鎮而權管狃於尋常不謹守護以致吾民數被殺擄其中吉州西北鏡城朱乙温口子最為要害請賊變寢息間姑置萬人

命兵曹議之兵曹啓朱乙温口子距鏡城三十里魚遊間口子
距鏡城六十餘里斜麻乙洞西北口子距吉州皆九十餘里民
居甚稠賊若入寇不及救援宜並置萬戶 命甲山惠山口子
亦置萬戶○戊申領議政鄭昌孫刑曹判書朴元亨知中樞院
事李純之詣賓廳與左副承旨金國光宗親府典籤金良瓊讎
校刑典○召都承旨金從舜傳曰前者徙居人發程後以平安
黃海道米穀不多悉令還本以致紛擾今不可如是當與尹子
雲及諸相熟議 命召左議政申叔舟戶曹判書曹錫文兵曹
參判金礪議之叔舟等啓平安道米穀九十七萬七千九百餘
石黃海道十一萬二百餘石若分送徙居人平安道四百戶黃
海道一百戶則可以賑恤矣議遂定尹子雲發向下三道○義
禁府啓百姓金末生成均館奴白同校書館奴今音同羅邑松
皂隸金生東部學堂奴北間盜開城府諸寺所藏經計賊末生
白同並一百九十九貫絞待時今音同金生羅邑松北間未滿
八十貫並杖一百流三千里今音同羅邑松北間以賤口贖流

刺盜官物三字其黨池三庶金哲伊在逃徵贖本家追捕刺字
從之○已酉日暈○平安黃海江原道徙民安集都巡察使韓
繼美來復命 上引見繼美啓已前下三道徙居三百六十戶
則已令安集但新徙之人營家墾田等事皆賴元居人因此三
道疲弊若今年多徙則新舊之民皆不得安業毋過二百餘戶
為便且徙民皆曰故鄉所耕麥田皆不得賣請往收穫 上草
諭尹子雲書曰今年徙民毋過二百五十戶又令洪應草諭下
三道觀察使書曰平安黃海江原道已徙居人等所耕兩麥官
收錄數啓聞 命議于左議政申叔舟叔舟啓二百五十戶太
少請徙黃海道一百戶平安道三百戶又於下三道降諭內添
雖已刈取推考知數啓達等語為便領議政鄭昌孫右議政權
擘左贊成黃守身左叅贊李承孫等以為二百五十戶為便若
多則新舊之民俱受其弊 上問繼美曰兩議不同何以處之
繼美啓以臣目擊二百五十戶尚多况四百戶乎 傳曰予於
明日更議之遂以叔舟所啓之語添入諭書送于下三道觀察

使○庚戌御華譚堂觀射內宗親入侍引見領議政鄭昌孫左
議政申叔舟右議政權擘左叅贊李承孫兵曹叅判金礪戶曹
叅判李克堪西原君韓繼美都承旨金從舜左承旨韓繼禧右
承旨柳子煥左副承旨洪應同副承旨李文炯等 命議徙民
之數以啓凡一千九百三十五戶分六運今年三百戶自明年
至丙戌年每一年三百二十七戶入送 允之○御書示昌孫
等曰暑月獄囚多滯義禁府刑曹司憲府決獄可夜以繼日州
縣准此施行遂 御札下刑曹曰暑月獄囚多滯官吏淹延予
所必懲其各審之並諭八道觀察使○元良哈中樞柳尚同介
等才獻土物○辛亥諭京畿忠清全羅慶尚道都巡察使尹子
雲曰今年徙民毋過三百戶并審同封事目○司憲府啓忠清
道牙山縣官奴禾萬狀告本府曰左贊成黃守身己卯年以賑
恤使到本邑欲得官屯田及公衙菜田令新昌住族人別侍衛
金克剛狀告折受後回京將已葬妻氏詐稱未葬卜地牙山曠
曠啓達受賜令本縣不得復立其公衙菜田則乃奴父祖永業

田也限年假納於官田籍猶在奴父之名自革本縣後即還耕
治守身令溫陽郡奪收庚辰年所出又於今年種麥畧問守身
令某相地卜某村某原則可知誠偽且公衙瓦家四十八間稱
草蓋二十二間聲言買得督令破取之令勿毀臣等以為守身
畧實如是當推覈抵罪否者禾萬坐誣陷功臣之罪 傳曰何
可遽問守身囚鞠禾萬○日本國對馬州宗盛家遣人來獻土
物○壬子左贊成黃守身啓牙山官奴禾萬訴臣於司憲府所
言皆非臣之所為也然憲府方劾請避嫌 傳曰何可避也遂
引見于交泰殿都承旨金從舜入侍設酌前濟州安撫使元志
於准本州所產角觥鸚鵡杯分 賜內宗親及守身從舜○癸
丑日暈○甲寅咸吉道都體察使具致寬馳告愁州住兀良哈
要時老同生弟上護軍於麟哈護軍時哈副司正沙安等來
言吾等常詞知賊變以告於國又於北征時捍後護涉其中於
麟哈則童關之戰率同里人百餘屯江邊不與賊連謀又柳尚
冬哈弟毛伊乃來言常報賊變前年聽左議政指揮招兀末車

兀狄哈加雙哈且往毛伊峴安阿兒豆菽吾木箭一箇繫木契
以送曰心欲歸順吾等賚來又阿赤郎耳甫伊下等處住大伊乃
金古赤其邑居等亦欲歸順遣人聽都節制使指揮率來吾等
各有功勞未得朝見臣不得已不計夏月上送 命示申叔舟
洪允成曰將何以待之叔舟啓元良哈等叛亂侵耗不已獨愁
州住吾良哈等順効力此政招撫之時也今於麟哈酋長率麾
下柳尚冬哈以下皆聽指揮今上送甚當再度引見特優賞賜
為頃○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成職遣人來獻土物○乙卯
御華韓堂東林亭 召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
桂陽君增翼峴君璉誼城君家烏山君澍寶城卿容原川卿空
龜城君浚鎮南君從生玉山君躋銀川君贊栗元副令綜銀山
副令徹雲城府院君朴從愚河城尉鄭顯組青城尉沈安義河
東府院君鄭麟趾領議政鄭昌孫左議政申叔舟右議政權擥
左贊成黃守身領中樞院事沈澮中樞院副使沈決左叅贊李
承孫禮曹判書洪允成刑曹判書朴元亨知中樞院事崔恒尹

士盼中樞院副使李純之工曹判書尹士昫戶曹判書曹錫文
行上護軍李允孫判漢城府事金師禹行上護軍金漑兵曹參
判金礦工曹參判魚孝瞻漢城府尹黃孝源戶曹參判李克堪
中樞院副使宋慶寬刑曹參判李石亨吏曹參判成任漢城府
尹李延孫花山君權攀西原君韓繼美大司憲李皎然行上護
軍梁誠之行大護軍鄭種中樞院副使金繼孫及承旨等設酌
俄而兩上率羣臣御華鞞堂設酌○兀良哈上護軍於麟
哈等來獻土物○丙辰御思政殿引見野人上護軍於麟哈
護軍時時哈副司正沙安指揮毛伊乃等傳日子知若等北征
時頗有功績予甚嘉之於麟哈對曰敢不効力死而後已命
於麟哈進酒傳曰若等居鍾城城底不附於賊有變輒報今
又來朝是可嘉也兀良哈等屢犯邊境我一討之今若安靜則
予何已甚如或不悛攻伐之舉無時可息若等宜加効力於麟
哈解我國語親啓曰去年會寧之戰犯夜報變至于三四童關
之戰率麾下百餘與賊異處彼雖有異心我等何敢連結乎常

願至死効力。上曰：予素知吳赤心若等功高，當授高爵。又命於麟哈等起舞，曰：此所謂胡越一家者也。○丁巳大雨。○平安道都節制使黃石生馳啓野人李滿住管下巨右等四人到滿浦，言曰：兄火刺溫亡古與我言曰：加昌哈將欲起兵入寇。又李滿住子伊澄、巨等三人來言：咸吉道伐引住毛憐衛阿兒帖木等以浪孛兒罕之事不得寧居，移于萬車遷。臣計火刺溫兀狄哈與我國本無怨隙，若出來則可隨宜厚待，毛憐衛人則逃竄至彼，必不出來。如或出來則未知接待與否。命示申叔舟叔舟啓：火刺溫則果如石生之言，厚待可也。毛憐衛人則雖出來不可待之也。諭石生曰：今見卿啓本具悉，巨右等所告火刺溫來則厚待，以送石欲上京，則語之曰：前例無有從此道上京者，汝從咸吉道上京可也。毛憐衛之人則已背後門潛移於彼，是逃叛之人，雖來不可接待。當語之曰：汝等本屬後門，今逃叛潛移，是國家罪人，邊將不可擅便接待。汝宜速還本居，歸順不然將有後悔。如是說送可也。叔舟又啓：平安道寧邊城內疲瘵

興行黃石生既喪妻又喪二子奴婢八九名亦死石生率其老
 母避居安州邊將遭此憂患不可不恤宜令其道庇葬事又慮
 奴婢等尚有罹病者宜送時令之藥令其道教諭并城內病人
 隨證救療又聞黃海道海州城內癘疾亦作亦宜送藥救治即
 命承政院送藥材并諭觀祭使○夜 命宣傳官分道往審水
 邊墊沒家舍○戊午刑曹啟近來盜賊興行為害滋甚再犯竊
 盜已令律外用刑但因待時率多逃亡請自今三覆後不待時
 行刑 從之○以愁州住上護軍柳於麟哈為本處都萬戶○
 已未大雨○以曹孝門為禮曹參判金淳同知中樞院事李皎
 然李孝長黃石生中樞院副使鄭軾司憲府大司憲咸冉治中
 樞院副使全羅道觀察使李孝誠中樞院副使慶尚右道處置
 使宋慶寬行僉知中樞院事李施愛僉知中樞院事盧叔全行
 僉知中樞院事慶尚道觀察使康孝文咸吉道觀察使李允孫
 平安道觀察使金繼孫平安道都節制使文汝良行司憲執義
 李水垠司憲掌令李尹仁守司憲掌令李克均李永敦守司憲

持平初行僉知中樞院事黃致身以咸古道居婢容老所生納
官換占忠清道泰安郡居公賤奴乙忠受都官立案後欲并役
乙忠弟乙生立案內本書容老所生而於容老下改書及字又
於乙忠下加書乙生之名既役所換奴又歲收納官奴婢身貢
其為姦滿甚矣及乙忠弟吉生狀告事覺致身先到都官詐稱
失其立案請改受之都官移送刑曹轉送司憲府憲府欲覈實
移文咸古道問奴婢仰役處回報曰仰役於本主致身家姦計
畢露司憲府將請致身罪致身知之先詐飾上言 上信之及
掌令具達忠啓請 上以司憲府不辨事情 命皆左遷○司
憲府啓韓承贊俞孝禮咸悌童等並奸宦官金德連妻終非汚
染風俗李永生丁母喪奸終非知有身誘置農莊忘親背義行
同禽獸崔揖知終非背夫而逃又招引通奸因以為妻恐其事
覺轉轉率逃終非以宦官之妻恣行淫慾母喪百日内與奸夫
偷夫財產而逃請並按律科罪 命杖從非八十屬江原道官
婢永生徙置平安道肅川府餘並赦前勿論○庚申引見左副

承旨金國光讎校大典升典○傳于承政院曰今者平安咸吉
全羅慶尚道觀察使皆已適代嘗此農月挈家來往必致騷擾
令竢秋上來何如承政院啓平安咸吉道觀察使挈家之任餘
皆單騎而往請全羅慶尚道觀察使竢褒貶後上來從之即
諭諸道觀察使○命議于申叔舟曰今以康孝文為咸吉道觀
察使孝文副使之任誰其代之叔舟啓孝文慣知北方之事今
為觀察使與都節制使同心措置則南道軍務不至踈虞若北
道有事則孝文親往措置何難之有南道公務首領官猶能當
之命承政院以叔舟所啓并諭孝文○辛酉於麟哈等四人
辭御思政殿引見命於麟哈進酒賜四人衣服鞍馬等物
有差傳于於麟哈曰今聞于豆來往汝家然乎對曰無之
傳曰于豆來則當以汝言語之曰汝之來朝也特加優待因諭
曰元良哈等侵盜不已予何護焉但城底住幹朶里元良哈則
効順者也汝不可侵犯其他為寇者任汝擊之如是諭之耳今
汝假予命來攻城底効順之人是或通事誤傳予命也高嶺之

戰都節制使朴炯妄疑汝為兀良哈輕出與戰予已重治炯罪汝宜待秋上來更聽予命又以此諭兀良哈幹朶里於麟哈曰當一一傳說上又曰兀良哈入寇不已則予當討之汝宜悉傳此意於麟哈曰敢不唯命野人等皆進酒傳于毛伊乃曰汝兄尚冬哈可待秋涼上來命名浪將家老謂曰於麟哈回還時通書于汝父使之待秋上來即命允成造木契付之呼於麟哈及將家老傳曰北征時予諭邊將舉兵則如李巨兒帖哈將家老等侍朝野人家屬須護之勿殺將家老之父不知予憐恤之意率妻子登山汝其詳傳予撫恤之意使之上來則自知予意上又覆言炯輕戰之罪於麟哈對曰楊節制使武略特異人皆懾服上酒酣宗親宰樞皆出左議政申叔舟兵曹判書韓明澮鈴川府院君尹師路猶在上與叔舟明澮等密議炯輕戰失策之罪○兀良哈上護軍好心波等來獻土物○壬戌先是朴炯為咸吉道都節制使時兀狄哈于豆領兵到高嶺欲攻幹朶里菲欲侵犯我境也炯妄謂兀良哈入寇先令萬

戶宋義孫追之炯自將兵繼之馳進急擊我軍敗走賊追射之士率驚潰死者頗多炯亦墜馬步走賊爭射而不得害其後于豆見康純賣炯所失馬此實邊鎮重事而炯匿不以聞可置於法適時議賊變相繼不可數逆邊將以故勿論繼有失策尋罷之至是兵曹判書韓明澮啓炯於高嶺之戰輕舉妄動以啓邊釁又失戰馬匿不以聞此而不懲邊將皆曰雖不盡力亦無後患此非細故也請推鞫科罪以懲後來上從之時炯歸覲慶尚道命義禁府拿來○癸亥黎明有人過貞善坊石橋聞橋下有喘息聲疑是棄兒呼隣人就視之狀類人屍裹以茵席縛以糞索而置之判漢城府事金師禹根隨人適至曳出解縛見之以衣領裹其項以索束之問之則曰我乃私奴仲山也與私奴福龍及其子玉山隔壁而居其人等有宿嫌乃至於此師禹聞之偕府尹李延孫馳往石橋率仲山掩捕福龍玉山及切鄰人以啓傳曰卿等能出奇捕之予甚嘉焉命承政院鞫福龍及驛連人仲山曰福龍等嘗盜牛屠殺我告刑曹勘禁杖訊後

蒙救以此構怨歐打我無數因而得病去夜福龍父子見我問
病仍以手撫摩頭額繼以衣領裹項搯之其後不省問福龍及
玉山皆不承即下義禁府 命左承旨韓繼禧往鞫之○咸吉
道都體察使具致寬馳啓賊十餘兵到吉州西北口子牧使申
興智領軍一百二十三人往西北口子判官全自完領軍一百人
往斜麻乙洞口子待變賊三百餘兵破西北口子寨突入自巳
至酉相戰賊三十餘人中箭興智中二箭不傷軍士死者二人
中箭者十六人○日本國關西道九州都元帥源教直遣人來
獻土物○甲子御思政殿兵曹判書韓明澮及諸將承旨等
入侍設酌 賜宣傳官及司僕酒 傳曰福龍欲殺仲山其情
明白明日壓膝可也仍 傳曰金師禹能掩捕福龍予甚嘉之
命進酒○以金國光為兵曹參判韓繼美刑曹參判鄭軾中樞
院副使盧叔全中樞院副使慶尚道都觀察使李石亨司憲府
大司憲洪應承政院左副承旨李文炯右副承旨金謙光同副
承旨成順祖僉知中樞院事金礦平安道都觀察使○咸吉道

都體察使具致寬副使康孝文馳啓前降諭書曰賊有欲歸順者亦有作耗者審樂處變臣等觀賊情勢歸順者甚多然不可忘備慮或竊發閱諸邑甲士及諸色軍士第其武藝能否錄簿又度諸口子緊緩分遣防戍但未的知入寇處以寡少軍士列戍諸堡兵力弱故今賊入西北口子不得殺獲 命示申叔舟○慶尚道觀察使金淳馳啓永川郡學生李順義家雌牛死屠之有兒雄牛一身二頭三耳四目一尾○傳旨吏曹曰黃海道白川鄉吏安美限十年免役以 中宮在潛邸浴于本郡溫井美執事勤謹也○乙丑 命注書議于申叔舟曰委遣具致寬者欲令彼賊不得安意耕種也予謂致寬必能臨幾處置使賊大困今賊侵犯不已何以則使不得安業乎商度以啓叔舟啓令諸鎮陳兵出入以為入攻之勢使賊不得畜牧耕農則賊必困矣今來於麟哈亦言元良哈等安心農作此則聲言歸順謬我之致然耳致寬之意必謂歸順者連續若當此時誦兵出入則彼益驚恐扇亂故姑息戢兵而不得使彼力困也且致寬

在六鎮則賊入南道在南道則入北道有乘虛窺覷之勢今置
而上來則彼必以我弛備益肆竊發致寬不可遽爾上來也
上命中使更議之曰今舉兵攻討何如叔舟啓言入攻使彼登山不得
鬱密用兵之勢甚為不便如臣所啓聲言入攻使彼登山不得
安業則彼必自困矣 傳曰後日親與叔舟更議施行未為晚
也夜 御札諭致寬曰賊部落星散各自為心非有號令者今
雖有歸順而亦有作賊之人固不可信也苟非大困其賊也必
不已今方水潦葉密不可大用兵也然兵法曰彼可以來我可
以往今賊則屢來侵犯我則不能一動甚可耻也卿豈不思度
乎可令六鎮調兵乘間出入常為入攻之勢使不得下山耕牧
上策也近聞賊以歸順弛我悉下山耕種我亦姑息於不擾此
殊非困賊永久之術也卿宜圖懷長策因時制變使彼終至大
困誠於歸順畢定凶醜然後上來○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成
職遣人來獻土物○平安道都節制使黃石生率于本營寧
邊承政院奉旨馳書于觀察使曰黃石生之柩令諸邑轉送其

老母厚其資給令還本家○丙寅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召

二品以上入侍設酌 上與左議政申叔舟論北方之事因示

御製諭書於畢定戎醜上來之下加書曰諸姓兀狄哈因勢招

諭使之擊賊立功可也賊中若有投誠者許納之以披其勢且

因探賊情可也 命吏曹參判成任改書之又 御書紙尾曰

乘虛最上被乘最下兵難邊度勿拘甚可 命叔舟進酒又

命判中樞院事金鉤進酒上曰可飲予尊師之爵召宣傳官

金致利講論語兼講金鉤以下諸宰樞○丁卯戶曹據尚衣院

提調啓劄落綾羅匠等成才者頗多縑絲染色等事皆不能得

如唐物請自今擇有巧性者每於赴京之行輪送一人使之傳

習從之○戊辰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召二品以上入侍謂

戶曹參判李克堪曰今觀世子書字過於予書又曉解文理予

甚嘉悅大抵為學之道與其竟日誦一紙耗損志氣莫若涉獵

專書以增辭氣卿其務令多讀以資博洽慎勿令勤勞讀書志

氣衰耗而終為腐儒也又謂領議政鄭昌孫曰今年農事稍

盛欲觀稼近日以雨未果今天日開霽欲往觀之卿其往諸昌
孫對曰臣雖病謹當隨駕遂動駕宗親宰樞司僕入直內禁衛
壯勇隊破敵衛等侍衛幸西郊遂至慕華館遂幸延昌尉安孟
聃之第命饋隨駕宰樞等酒還宮御慶會樓石橋召宗親宰樞
觀射○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成職遣人來獻土物○已巳琉
球國王遣使來獻土物并送我國漂流人孔佳等二名其致書
曰恭惟賢王稟聰明之資懷溫厚之德踐阼以來國富民安信
講禮敦交隣矣意高明重煩英念惠以方物受之有愧却則不
恭懷報匪忘晨昏銘刻茲者薄獻禮儀聊酬萬一亦有漂流人
孔佳等送回貴國謹啓以聞別幅丹木九百四十三觔鐵八
百九十八觔十二兩象牙二犀角二香木十三觔六兩胡椒一
百五觔八兩○六月庚午朔諭咸吉道都體察使具致寬曰道
內吉州以北諸鎮軍民逃移者頗多各其戶首率丁具錄名數
并錄移住處以啓○義禁府鎮撫李念義以亂言人李咸亨等
各人拿來事賫事目往平安道○兵曹啓按續兵典父母年七

十以上及篤疾者年雖未滿七十給侍丁一人八十以上其子
從仕者使之歸養九十以上諸子並給侍丁五子以上從軍後
者其父母年雖未及七十給侍丁一人然於諸子中或有不緊
雜役者而例以軍士給侍丁非徒宿衛虛踈軍額日減有乖大
體請自今擇身役不緊者歸養大閱及凡徵兵時令諸道具錄
侍丁日月點送各於本衛仕到置簿待復屬通計錄用 從之
○辛未日本國西海路筑前州博多藤安吉來朝請留宿衛特
除護軍仍賜冠帶衣鞞御思政殿引見琉球國王使僧德源日
本國九州都元帥源教直使僧宗秀對馬州太守宗成職使人
及安吉等謂德源曰汝今率漂流人而來予甚喜之謂安吉曰
我非招汝授職也汝自求之耳往與不往任汝所為安吉對曰
去留當從 上教 上曰汝拜高爵而衣賜衣不還汝國如衣繡
夜行對曰當如 上教或留京侍衛或往見老母 上曰司僕
近侍之官平茂續亦嘗授是職今亦授汝對曰願就禮曹判書
之第亦行謝禮 上曰汝既為我朝之臣任其出入倭人出賜

司僕及軍士酒○壬申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全羅道觀察使曰
今送唐人王仁則光州除刺則全州梁寅則淳昌童周保及妻
子則南原保授富戶給閑田耕作限五年官給衣服其無妻者
擇嫁富戶如給復居之母致失所每節季錄名以啓○上與兵
曹判書韓明澮論北方事曰恭卿無可使者明澮亦力請自往
以明澮為江原咸吉道都體察使僉知中樞院事閔孝源都鎮
撫成均司藝李繼孫司憲持平李克均從事官○以具致寬為
議政府右贊成崔恒吏曹判書○癸酉命注書李壽男賚燒酒
五瓶并畫鐘徃賜左議政申叔舟鍾外面畫瓠蔓結實之狀內
面書御製鄉雖笑我我瓠既成剖而為杯以示至情之詩○以
金淳知中樞院事柳季潘于司憲掌令成慄持平李吉甫司諫
院正言○命吏曹曰起復前碧潼郡事李元良○甲戌左議政
申叔舟謝賜畫鐘仍啓檢贊成安止來自金堤右議政權擘以
止息門且所嘗受業邀而觴之臣亦徃參賜鐘適至 上息罔
極 上御華鞞堂召問之即召止擘及兵曹判書韓明澮吏曹

參判成任都鎮撫李允孫康袞右承旨柳子煥左副承旨洪應
右副承旨李文炯設酌止等進酒以止判中樞院事金鈞同知
中樞院事賜止御衣一領止服以舞命加女壻黃孟粹爵一皆
止進聯句曰生逢聖主猶嫌晚 上句曰故友相歡未始半命
諸臣續之叔舟曰垂釣渭濱已八十擘曰豈料睿恩今換汗明
澮曰方今優禮老成臣任曰抃舞昌辰鬢蕭散文炯曰蕩蕩誰
名老老仁子煥曰載賚卷阿何判奐應曰舜文億載真同符桂
陽君璿曰宗勳獻壽於千萬命任書之文炯序之序曰天順五
年歲在辛巳夏六月甲戌 上御華鞞堂召舊臣安止止老退
居于第時年七十八仍召左議政申叔舟以下諸臣入侍于堂
置酒張樂酒既醺賜止御衣一領止拜受衣之以舞諸臣迭起
上壽除止判中樞院事又爵其女壻真罕世之竒遇也止上一
句 上賜和命在座諸臣足之既成篇 上曰語意音節似出
一手可觀也其令文臣續成即命臣序之臣竊惟君臣相遇自
古為難而重老崇儒尤帝王之盛德也安止歷事三朝宗主斯

文承顧問於帷幄摠編摩於史局作範藝苑提衡文場為一代
儒家之宗匠今老矣 殿下念其舊尊其年尚其文高秩厚賞
賚予偏重止於是受恩感激歌頌蹈舞華髮皤皤丹心耿耿是
雖周王之善養漢帝之賜食無以過之至於君臣相悅賚歌一
堂之上則是虞庭舊事而周漢之所未及也恭惟 聖上盛德
廣運仁聲遠被優游涵泳無物不養至於尊賢敬老雖詩書既
載蔑有加矣將見傳巖之叟涓濱之老亦皆延頸拭目而為我
殿下用也稽謀自天為國著龜扶王化澤民生有不可勝言者
矣臣伏觀盛美恭承寵命不能鋪張洪休謹述梗槩使太史氏
有所稽焉異日文字子文孫其有所觀乎○明澮啓從事官李繼
孫憚於遠行辭以疾請以他人代之 上怒初欲置繼孫於法
明澮力請只收告身充熊川鎮軍以成均司藝金壽寧代之明
澮擇帶行軍官朴仲善等四十人以啓○今中外訪求李岳韓
備孔俯崔興孝申樞成槩等筆迹投進○乙亥咸吉道都體察
使具致寬馳啓賊來屯甲山郡掘井平臣已令北青府使金好

仁領本府及洪原利城兵救援 命示左議政申叔舟叔舟啓
賊之進退必已決矣更無措置但甲山兵弱北青等處亦然賊
雖退去知我弛備而更進則無併力防戍之人請送致寬帶去
軍士三四人且甲山節制使鄭希文懲前節制使趙敬禮以不
窮追賊受罪遂以弱兵輕出追賊恐損國威請降諭致寬務令
持重 傳曰京軍士定送之事誠如所言既委希文以邊事不
可遙授進退若謂希文未能計其進退則亦可改差遂回諭曰
今見卿啓本知賊又犯甲山慮甲山兵弱可遣卿所率京軍士
一二人或三四人聽希文指揮防守若有不可則不必強從○
兵曹據黃海平安江原道都巡察使韓繼美啓本啓今諸邑徙
居自募人內戶首身死者之率丁例稱應募雖老弱單貧者並
令入送請更加檢覈勿令并遣 從之○命放安置人鄭錫禮鄭
錫禧成煇崔賜起洪重孫○丁丑 御交泰殿引見兵曹判書韓
明澮賜弓矢張甲一領明澮啓咸吉道南道諸邑漏挾戶人丁推刷
為軍防禦京中武舉人等令兵曹分運來十月為始赴防 從

之○羅州住船軍梁成錦山住私奴高石壽等十人丙子正月
自濟州行船值颶風漂到琉球國其中八人曾已還來今者琉
球國使僧德源帶梁成高石壽以來請令禮賓寺供饋 上引
見梁成等問漂流緣由及地形風俗謂左承旨韓繼禧曰細問
具錄以啟○倭護軍藤安吉往禮曹判書洪允成第允成設宴
邀臨瀛大君璆桂陽君增翼峴君璉及承旨等 命柳子煥李文
炯往赴仍賜宣醞珍羞○諭江原道都觀察使權愷曰道內或
有以罪全家定役者或募民徙居鄉其留心存恤安集且前此
徙居者存接幾口流移幾口具錄以啟○戊寅御慶會樓下設宴
餞江原咸吉道都體察使韓明澮讓寧大君禔孝寧大君補臨
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桂陽君增雲城府院君朴從愚領議政
鄭昌孫左議政申叔舟右議政權孳左贊成黃守身楊山君陽
汀禮曹判書洪允成刑曹判書朴元亨吏曹判書崔恒判中院
事安止戶曹判書曹錫文承旨等入侍 命明澮進酒 賜鞍具
馬衣鞞弓矢咸吉道都體察使具致寬據甲山郡事鄭希文呈馳

啓五月二十九日賊屯于本郡城井平六月初一日突入圍城
希文領兵出戰賊中箭者十餘人死者三人我軍中箭死者十
一人希文中四箭被擄馬八匹彼衆我寡不得追逐已令從事
官李文煥推覈彼賊入侵之由及殺擄人畜之數命議于赴宴
諸臣罷希文職以行大護軍薛丁新代之命左副承旨洪應以
初五日唱和詩示諸宰樞令和之昌孫和進曰一人垂拱撫東
邦澤及者茲荷寵光燦爛奎章褒老德氤氳宮錦襲天香黃封
滋灑息榮洽白髮蕭疎舞蹈忙千載三韓真罕遇同祈聖筭永
無疆御札曰真領袖也崔恒曰聖神難遇宜嫌晚者者無多寵
更深籍籍羨談騰九域吾王敬老古無今○平安道都觀察使
曹孝門啓道內平壤民家牛一產三犢○僉知中樞院事趙得
琳多帶僕從入闕門門者不納得琳毆之門者告鎮撫所鎮撫
畏縮未敢以啓門者判訴攸司鎮撫聞之遂啓命罷得琳職得
琳本宮奴也性便佞捷給及為功臣驕傲自恣不畏邦憲事多
類此○己卯江原咸吉道都體察使韓明澮辭御交泰殿引

見設酌 命台行上護軍魚得海閔發都節制使金繼孫賜酒
謂發曰卿可從明澮行惟其所使發泣下欲免明澮讓之曰卿
嘗受 上厚恩異於諸臣至臨大事擇地而行可乎縱愛身奈
負 上恩何發收泣亦辭 賜得海馬裝弓矢 上以繼孫不
解兵法將改節制使從明澮之言遂不改教明澮曰近因北征
徙民等事民勞兵困予甚憫焉 命卿為平安黃海江原咸吉
道都體察使其體予至懷慰撫安集兼督軍務自觀察使都節
制使以下有能有不能用命不用命卿可黜陟賞罰權授職任
先行後聞諭平安咸吉黃海江原道者觀察使都節制使曰今命
兵曹判書韓明澮體察道內軍務卿以下諸將聽明澮節度諭
右贊成具致寬曰今以兵曹判書韓明澮代卿所受符驗並皆
交付諭成吉道都觀察使康孝文曰今以韓明澮代具致寬為
都體察使以卿仍為副使卿其知悉○庚辰兵曹據全羅道水
軍虜置使柳泗牒呈啓倭中船九艘小船十一艘自慶尚道南海
懸魯島至干本道今昔勿頭列泊逗遛今方麥熟以討糧求其

情難測已令諸島益夫及沿海居民諸邑諸浦無遺入保且整
點戰艦兵器待變 上曰以捕魚倭船往來常事今泗以常事為
變遽令邊民入保驚惑人心其不可也 命行上護軍權權代
之○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全羅道觀察使曰慶直使柳泗見捕
魚倭船來泊遽令沿海諸邑諸浦之民悉入保今農務方殷驚
惑衆心使廢事防農甚為不可卿更諭邊氓俱整備器械勿令
入保○辛巳兵曹據尚衣院提調單字啓諸負等遞見司直二
副司直二司正二副司正二給事二一年兩都目相遞受祿今
按司直一副司直一兩等之祿准八品二九品三科祿請除司
直副司直遞兒各一加設八品二九品三遞兒職從之○壬
午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令二品以上入侍 上曰對馬島主
宗成職請受職從一品正二品何者可授在座諸臣論議不一
命議于領議政鄭昌孫左議政申叔舟右議政權學左贊
成黃守身右參贊成奉祖仍問授本朝職事兼對馬州太守與
否昌孫等議啓若授一品祿徒輕授高爵後日更求加職

復以何職授之乎宜授二品且其職銜則宜以知中樞院事兼對馬州都安撫使 上曰誠如所言然今授二品而因其復請陞授一品是息不由上出必不深喜莫如此時除一品也因與左叅贊李承孫右副承旨李文炯議賜給衣服等物○吏曹啓成衆官呈都目人京外職置簿者幾至八十第因窠干不足不即叙用或身病或身死終身不叙者頗多虛棄功勞其情可矜請姑從自願授影職 從之○癸未 傳旨吏曹曰對馬島主宗成職授判中樞院事兼對馬州都節制使○甲申咸吉道都體察使具致寬據甲山郡事鄭希文呈馳啓自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初二日累日待變馬畜飢困故令刈草城外賊二百餘名突入圍城殺掠人畜而去所擄馬七十餘匹臣即遣從事官李文煥方劾之希文牋不知賊變亦牋軍少而敗預知有變而不候望設備使人馬盡出城外刈草遽被殺擄以至失馬七十餘匹甚為不當囚希文于利城令北青府使金好仁權差 命下兵曹○乙酉咸吉道都體察使具致寬上書曰彼賊連犯我境

思一雪恥日夜不弛三月十三日徵兵欲攻因灘深未得渡江
自後霖雨不絕江水常漲勢難行師况所過之處有大川草不
鬱密必不得如意往還未敢動兵又彼明知其我不得渡而我
為入攻之勢則反取欺侮無益於威敵臣以為今賊願歸順者
雖多其潛來作賊者亦不絕勢不得因以撫之必須再攻可以
警服若欲使彼不得耕種須為入攻之狀師會江邊造橋造筏
以備渡江之具則亦可以驚彼也然徒使彼益固備禦深匿山
間無益於再征姑宜包羞忍恥外若優容以待水淺葉落未盡
登場之時輕兵突進庶可收効彼賊行兵行裝跋涉山川與我
兵頓殊富寧鏡城吉州等邑距江或二百六七十餘里或一百
七八十餘里踰越大山相距絕遠彼則以寡少之兵徐徐過涉
不計日時潛穿山林得至我境我則以大軍行兵難以一一報
復○初設刊經都監置都提調提調使副使判官○丙戌 辛
水膺大君琰第召入侍衛宗親宰樞于庭設酌○丁亥諭咸吉
道都觀察使鄭軾曰前此以咸興以南兵分六番入戍甲山兵

少孤單可慮事變寢息間合為二番赴防並諭都體察使韓明
澮○先是慶尚右道處置使李茵馳啓臣所管薺浦船軍與倭
虜雜處交相往來恐無知之徒為其所弄說與弓箭之用且彼
類精巧一見可以傳習臣已回說都萬戶不許船軍交通倭虜
使倭不得見兵器所在請自今勿令於本浦習射弓箭令所在
守令當番上時試才轉報處置使給到取才亦試於熊川縣船
軍所賞弓箭令別截以時精鍊遇有事變分給 命兵曹議之
兵曹啓船軍當番上時令所在邑習射不無騷擾熊川縣給到
取才及弓箭別截等事行之已久不可更改禁約船軍不得與
倭虜往來交親則無大嫌疑不可更為秘密也請並令仍舊 命
示左議政申叔舟叔舟啓船軍弓箭習射所在邑臨時試取無騷
擾之弊熊川縣弓箭試取實亦無弊茵之啓甚可且船軍不得私
通事已有禁防近者禁網踈闊浸不如初茵因此申嚴耳不
必更諭 傳曰鄉言是矣但今使船軍與倭虜不得私相往來
則彼必知我國禁絕交通而一二年之後法不如初復如今日

則不亦無益乎叔舟啓我國禁防已久倭人亦知之令若諭令
勿禁則前者立法亦隨以毀且茵菲以文字相通使之騷擾乃
與萬戶秘議耳不可諭令勿禁也 傳曰今以文字諭之則必
致騷擾使倭有疑貳之心可遣朝官開諭即以副知司譯院事
尹子深為慶尚道叅差官○戊子 上謂都承旨金從舜曰農
桑衣食之源古今所重近來逐末者衆故曾諭諸道觀察使訪
問力本者具錄以啓將擢用焉迄今五載尚無所聞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八道之大豈無其人是必監司守令不體予意也予
意以為縱使未副其實將用一勸百宜更諭之遂諭諸道觀察
使曰歲丁丑降諭云農桑畜牧堤堰等事有一事能者是必千
萬人之傑予所欲用者其錄姓名及功績以啓下諭之後豈無
盡心布置功績顯著者于今五年一無啓報是必觀察使守令
視為文具廢閣不行也今於道內廣行搜訪如有顯功者具錄
姓名以啓予將擢用焉且全羅道茂長縣監李由義修築堤堰
頗有異功頃者加資以旌之有如由義者亦必賞職可於道內

通諭勸勵○日本國筑前州冷泉津尉田原藤源貞成對馬州
宗盛弘各遣人來獻土物○命右副承旨李文炯等離校歷代
兵要○庚寅 幸東郊觀稼見農民聚鎰者 命賜酒食 賜
卮從軍士酒○傳曰今以尹子深為慶尚道敬差官此人雖知
學問性本昏昧當速改即以訓練副使李垓代之○咸吉道節
體察使具致寬馳啓被賊所殺擄甲山郡惠山口子人畜之數
從事官李文煥推覈以來中箭死者十八人被擄馬八十三匹
鄭希文因斥候來告預知賊變賊人去留專不探知至賊突入
城底尚懵然不知且當刈草之時宜親率甲騎二百餘兵出城
守護乃令三十一名守護炊子及馬匹無遺出城多被殺擄竟
不追逐失誤軍機莫此為甚 命示議政府鎮撫所兵曹遂下
兵曹定罪○江原黃海平安道都巡察使韓繼美馳啓應募人
非勒令徙居之比率皆貧窮謀免徭役者今安集撫恤視他倍
加而本來家產不裕新徙他鄉不能自存雖徙之無益且江原
道今方刷流離人物其未入送自募二十二戶姑宜勿遣平安

黃海道自募人亦令巡察使尹子雲更加檢覈除自願入去者
外請以勸令徙居人入送 命示議政府兵曹議之兵曹參判
金國光啓宜如所啓左叅贊李承孫啓自募徙居誠為可嘉且
平安黃海道歲將大稔請入送 上竟從繼義所啓令兵曹移
文諸道○右贊成具致寬復命 打見○辛卯命重會起復命節制使
星孫前付使貴海前司正邊處寬前宣傳官權慎等○壬辰
上定大典除死刑先報議政府之法政府以為不可 御書示
之曰豈有百代人主皆幼冲百代政府皆伊周豈有六卿皆不
賢於政府而不可恃耶豈有古今天下先稟於臣下乎其聽於
一人之義豈不亦甚乖乎若如所論則權將不知所移矣前轍
非遠○禮曹據忠清道都觀察使任孝仁關啓新昌縣民朴龍
文死五色舍利分身試置熱鐵上隨即燒盡即諭孝仁曰朴龍
文舍利卿既下真偽而啓達何也設有舍利僧伽自傳今後勿
受誑惑亂真之說並諭諸道觀察使○知中樞院事金淳適慶
尚道觀察使而來 上引見問本道禾穀如何淳對曰禾穀之

盛無如今年唯星州等數邑稍不及他邑 上曰近任孝仁以

舍利分身事虛捏啓達於監司體何淳對曰甚不可 上曰頃者

卿啓屠牛得兒牛一身兩頭三耳四目一尾是何謂也卿賢監

司而有是啓仁孝之事無足恠者且卿得不以為豐年之徵乎

淳對曰臣意在此 上又問忠勲府代納等事淳敷奏詳明

上曰真觀察使也復當陞秩仍 命進酒 御慶會樓下 召

諸將承旨兼司僕內禁衛觀射行成均注簿崔池前司憲監察

崔漢楨前金溝縣令徐智文成均學錄朴文星等以讎校兵要

亦入 上過之池等踴踞 上責其不禮又令兼司僕李巨兒

帖哥語池等曰我等向化也君父之前尚有禮度汝是儒者而

至此我之帶金汝之未免烏帶以此也 上講池等伐性喪生

下學上達等語池等或對或否 上曰可用者池也然不可大

用請兼司僕浪將家老曰爾父何不來朝對曰臣既侍衛父又

入朝則恐為野人所忌故未敢耳然臣已送木契待秋涼必來

上曰我於浪伊升哥憐恤至篤汝等所知厥終父子相通背

恩叛逆事覺伏誅汝亦賊也今悛心効順予赦其罪而撫之亦
篤至今近侍汝慎勿以伊升哥伏誅為疑且勿效伊升哥之事
將家老叩頭 上謂巨兒帖哥曰汝亦聞我言否對曰臣已審

上旨○慶尚道教差官李埜辭其賫去事目一本國人與倭
人不得雜處及禁相話事不可先有形迹使倭疑貳一箭箭習
射及別藏事不可顯然布置使之騷擾但不可與倭人一處習
射一丸接對事不可別有布置使倭人更生疑意○司憲府啓
趙秀文為慶尚左道節制使時軍官鎮撫等濫用營田所出且
奸官婢恣行不法營奴數人欲訴于京軍官等追捕拘囚秀文
濫刑三人致死臣等以為秀文不制麾下及歐欲訴之人至今
致死請勿論赦前更劾抵罪 從之○癸巳先是咸吉道都體
察使具致寬據居山道察訪呈啓端川於坡紅軍坡站吏等妻
子自庚辰入保餽青口子令男丁仍在耕稼口子以數少軍士往
來九十餘里守護站路人馬相通時儻有賊變被擄可疑今以
紅軍坡站吏四名於坡站吏五名屬北青濟人站端川何吾

尚站吏八名屬本郡磨谷站家舍站吏三名屬洪原新息站甲
山于音代站吏十二名屬本郡終浦站庶得便益臣得此叅詳
自端川至甲山自利城至甲山程途如一端川之路無大緊
要且與賊路不遠請依察訪呈移屢至是啓 從之○義禁府
啓朴炯為咸吉道都節制使時兀狄哈欲報韓朶里舊讎先送
木契炯已知彼兵不干於我而輕出與戰致軍士多死律應斬
司勇崔仁其戰亡軍士馬匹被奪之由當初大臣處皆以實告
下問時及本府推劾時則隱諱不服律應杖一百徒三年並事
在赦前 命杖仁一百炯勿論○甲午頒給新鑄圖書于諸邑
社倉長○乙未 御思政殿受常叅視事 上謂兵曹叅判金
國光曰凡軍士皆有主將統察諸事獨兼司僕無之今欲置將
速與掌樞等議之僉曰允當即以南陽府院君洪達孫右贊成
具致寬戶曹判書曹錫文知中樞院事金淳為司僕將仍 命
一員入直隨駕時乘司僕馬常叅時如諸衛將褒貶時與提調
同議都承旨金從舜啓宗成職頒祿之數 上問左贊成黃守

身守身歷陳不可多與以為諸倭希望之階。上召諸宰就前
曰初欲除成職以官用答其意今更思之若多賜禮物則諸島
之人必竟相希息然此則不足慮也成職拜官之後稱臣事之
未可知也王牌禮物必須遣使賜之以禮郊迎亦未可知也姑
停之何如守身啓臣意如此從舜啓除職則恐啓自中之亂
上笑曰以夷狄攻夷狄何足介乎。命議于政府六曹政府六
曹啓宗成職非通書於禮曹但私通皮尚宜且其書中無受職
之語但有受職高下之言其意不過欲知祿俸之數不可信此
私書還授職也今宜令禮曹答成職書啓云豆奴銳來言欲受
本國官職然無足下書不可取信所寄皮尚宜書係是私書且
無受職之事不宜啓達如欲受職當更見示以此并說豆奴銳
又以事目付皮尚宜傳語成職其事目一宗成職若言受職事
答曰足下若欲受職備書書契。殿下必有處置足下如受官
職以官祿計給則不勞年年來請一若問官職高下及別有俸
祿與否答曰非小臣所待知。傳旨戶曹曰自江原道淮陽至京

畿揚州一路諸邑限壬午年蠲免貢物○傳于承政院曰今當
苦熱獄囚必罹辛苦其遣注書往視義禁府典獄○傳于承政
院曰近日以金有完擬授滿浦節制使 命更擇能文武應敵
料事者以啓今已數日稽留不啓何也都承旨金從舜謝不敏
以原袞安仁厚金處智啓 命仁厚往焉○丙申 御思政殿
受常參視事 上曰昨見議政府六曹議問宗成職事目有未
盡處問受職待否又問稱臣効力是兩件事也並於此時問之
可也并錄事目問豆奴銳曰成職書啓無請職事而汝言欲受
職無乃汝言耶其以實告如此問之若何守身等皆曰允當○
丁酉 御思政殿受常參左副承旨洪應啓忠贊衛姜得齊訟
奴婢于都官取招之際裂招辭不服歐其杖首下議政府議之
議云宜杖一百徒三年然得齊功臣也除他事外方付處何如
都承旨金從舜啓都官本不用刑故其弊至此此而不懲弊將難
禁 上曰然宜從政府之議○戊戌 御札傳旨義禁府曰李
崇之違逆君父侵虐正妻杜絕族親推劾以啓義禁府啓崇之

違逆君父事下重罪請同委官承旨鞫之從之○傳旨刑曹
曰天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東西班及文武科生貢進士
成衆官有蔭子孫娶公私婢為妾者之子女已從良者勿更贖
身公私婢嫁良夫所生子女已從良者永屬補充軍

世祖憲莊大王實錄卷第二十四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二十五

秋七月己亥朔尼麻車兀狄哈阿仁帖木來獻土物 御思政
 殿引見宗親諸將兵曹堂上承旨等入侍議政府及館閣堂上
 以文臣賦詩會于議政府亦召入設酌 上謂阿仁帖木曰汝
 輩素忌暑今冒熱而來予甚嘉之阿仁帖木對曰心欲朝見不
 覺炎暑頃者我因事往無難等處于豆亦往聞我欲朝曰去年
 冬我奉 上教欲侵幹朵里舉兵而往節制使疑其犯邊妄與
 之戰我亦輕入交戰殺我二勇人然我知此舉非朝鮮本意欲
 於來秋朝見汝往啓之 上曰高嶺之戰兀狄哈初未嘗向我
 國只欲攻幹朵里耳予豈不知乎其時節制使朴炯庸將也疑
 其為賊妄與之戰使于豆疑我炯罪至重已今罷職鎖項繫
 于義禁府將加極刑予深知于豆之心豈少嫌哉今于豆深自
 悔悟令汝等來辨予嘉之無已如見于豆細傳予言對曰當如
 上教命進酒 上曰汝輩向者來攻兀良哈予甚喜之兀良哈
 作賊今猶小已予欲更討汝亦來助以報舊讎可也若其近境

効順幹朶里則不可擊也所謂作賊者如東良朴加別羅無乙
界斜地等處人是也阿仁帖木啓高嶺之戰死者二人其父母
日夜哀愍不可不憐恤 上曰當從汝言又啓幹朶里等構嫌
於我久矣常時來往中國扇構誣妄益啓釁端我等報復之心
何日忘之我等性好復讎雖至子孫不忘舊怨然願蒙 上德
相與和解安業 上曰汝之所言予已悉之幹朶里等來往中
國非係我國前此幹朶里等來往之時不曾訴汝然以汝言觀
之則必有宿嫌也予當戒飭幹朶里勿更相讎若禁之而不從
自有處置矣兀良哈作賊故予已討之幹朶里効順故撫之如
舊今或不順予命則討之如兀良哈汝與幹朶里共知我意可
也阿仁帖木出 名文臣于階上令賦胡越一家詩 命叔舟
及領議政鄭昌孫等第之以議政府舍人權綸為第一其詩曰
聖主撫運德洽仁深山戎納款島夷獻琛懷我好音判承文
院事田桐生次之謂昌孫等曰儒術不可不重而予好執弓又
因北征等事未暇敦勸待儒稍薄予已知其不可也 命趙綸

階加祠生階○庚子日暈○吏曹啓成衆官仕滿呈都目者及別坐等考滿人中不堪任事者請授影職從之○以尹士盼為中樞院使韓繼禧工曹叅判魚孝瞻中樞院副使尹士昕仁順府尹卿子煥承政院左承旨洪應右承旨李文炯左副承旨金謙光右副承旨尹欽同副承旨梁誠之同知春秋館事金禮蒙兼成均司成權權全羅道水軍處置使○辛丑吏曹據校書館提調單字啓列字書負役事甚苦加以八品去官求屬者少今以諸司吏典移差者亦憚苦務多托故還鄉照得七品都目去官之額今定五十請依議政府典吏都目例一年二人次年三人授七品職去官粧冊書負亦依此例○從之○司憲府啓富平府使奇質妻子仲山既贖身為良屬忠贊衛質鍾愛季子寶欲令承重反以仲山為非己之子或言娶賤妻養不當承重或言入屬中贊衛非吾所知多般構辭不子其子至於狀告廢立長少任其情私棄毀國典紊亂綱常無狀莫甚若以經赦不治無以懲戒請令仲山仍舊承重罷質職○命仲山承重勿能質

職○刑曹據忠清道都觀察使啓本恩津住新武舉李郁奸宰
樞李孝誠妾妓笑池蓮率逃容匿已為不當纔免鄉役陵蔑邑
守其所遣差吏蹴踏毆打至言奸兩班妓妾有何罪辜縣監推
劾特從干請耳監司守令不得擅便鞫之又直到公衙高聲罵
辱傷風敗俗莫此為甚事雖會赦不可不治請全家永屬江原
道殘驛吏 命只於江原道全家徙居○義禁府啓本宮奴孝
生誣告李成亨聚衆謀亂律應凌遲處死籍沒緣坐並依律文
施行 命處斬勿緣坐○壬寅掌令李永垠啓黃致身冒受所
換奴婢之罪已白而猶不承服都官有請受四口之狀而曰非
吾狀也義州牧使張孟昌曾為泰安守以官奴乙忠換給謄寫
都官文契而亦書奴婢並四口致身乃曰此則乙忠背我與奸
吏作此偽券非孟昌謄寫之文也臣等以為文契謄寫古無其
法孟昌謄寫則必有可疑而難信也時致身為本道節制使逼
孟昌謄寫其文以為後日之證請召孟昌問之若未可上來則
遣分臺推問 上曰知之○癸卯 諭四道都體察使韓明澮

曰今尼麻車兀狄哈阿仁帖木來言尼麻車與幹朶里讎隙已久又丐豆殺掠吾弄草等處幹朶里彼此相讎不已願令和解予曰當諭幹朶里勿更報復汝歸語丐豆等人亦勿相讎死者則已矣生虜者刷還和解安業可也卿知此意諭幹朶里以和解之意阿仁帖木之還亦宜厚待仍諭此意送之阿仁帖木又言高嶺之戰尼麻車死者二人其父母妻子痛惻予略付賻物賜之卿宜知之○諭江界節制使趙繼宗曰爾久於其道備悉接待彼人之事今以爾為滿浦節制使其除朝辭赴任○甲辰上親傳 宗廟永寧殿秋享祭香祝○上謂都承旨金從舜曰禮曹饋阿仁帖木日當語之曰汝今來時不帶麾下人上深責邊將且近因大祭齋戒未得引見可以此曉諭○乙巳諭四道都體察使韓明澮都節制使康純曰尼麻車與幹朶里釁隙既成今只送阿仁帖木假如病死而無見知者則彼兀狄哈不謂我國殺之則必疑幹朶里矣自今兀狄哈如有上京者并其從者一二人上送○司憲府啓臣等聞李崇之罪名匪輕今放之

恐失之輕請勿放 傳曰崇之妻病劇姑放之令相見耳非永
宥之也○日本國石見州藤氏周布和兼五島宇久守源勝各遣
人來獻土物○丁未 傳旨禮曹曰壬午年文科試取時勿用
韻書等雜書依前試取○傳旨禮曹曰今頒行經國大典刑典
京中則今七月十五日京畿則二十三日忠清黃海江原道則
二十八日全羅慶尚平安咸吉道則八月十三日為始遵行六
典及受教內定限之法則祇萬世遵行經久之法故不載刑典
今具錄于後依舊遵行一洪武壬申以前逃亡私賤勿許推問
其中時使奴婢內同腹三四寸現存者及雖無同腹三四寸當
身現存役使明白者許令推問辛丑年前逃亡勿令推問一永
樂癸巳三月十一日以後有妻娶妻者痛懲離異其有不即發
覺身歿後子孫爭嫡者以先為嫡一永樂丙戌正月初一日以
後私奴娶良妻所生雖已屬公置簿若不付正續案則從父決
給一永樂丁酉九月初一日以前告狀公私訴良未畢者皆屬
補充軍是日以前已曾從賤而未呈誤決者勿許聽理一永

樂甲午六月二十八日以前東西班賤妻子孫以自己奴婢年
歲相近者贖身一永樂丁酉九月初一日以前開役婢妾子孫
於限後因本主子孫同腹推捉而告訴者許屬補充軍是日以
前為本主子孫役使而未呈者欲屬補充軍勿聽一永樂丁酉
九月初一日以前告狀婢妾產及公私訴良未畢屬補充軍者
姊妹及女子嫁公私奴并產所生一依相訟奴婢時執例於在
前使用母之本衙門及本主決給其限後所生及限前元不役
使而訴良未畢屬補充軍者之姊妹女子等所生並皆從父決
折一永樂丙戌正月初一日以前奴娶良妻所生奴婢景泰辛
未五月二十九日以前告狀分棟者外稱逃婢所生新呈訴訟
者勿受理一永樂丁酉九月初一日以前相訟奴婢事勿令告
狀已告狀相訟奴婢時得決者給之無前決者仍給時執者雖
父母祖父母未分奴婢上項限日各執者勿舉論是日以前得
決奴婢他人因仍役使而限後告狀者勿許受理他人奴婢十
五歲以下幼弱者隨父母長養限年前後勿論從明文決給甲

午年奴婢辨正時未產所生執籌者依時得者例決給其錄未
產所生許與傳得者亦從財主許與一正統壬戌八月二十八
日以後大典頒降以前祖父母父母許與及同腹自中分執記
外不稅契文券勿許受理衆所共知收養侍養及同姓親異姓
親並限四寸外贈給奴婢亦勿受理一正統壬戌七月十六日
以前無子息前母奴婢已還本孫者勿給承重義子一祖業奴
婢一從遺書決給宣德丙午正月以前已曾決折奴婢及永樂
丁酉九月初一日以前傳得時執奴婢勿許改決一景泰乙亥
正月初一日為始奴婢訴訟者元告被論中時立証人段給分
揀決折一天順辛巳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東西班及文武科生
貧進士成衆官有蔭子孫娶公私婢為妾者之子女已曾例當
從良者勿更贖身公私婢嫁良夫所生子女本日以前已曾從
良者屬補充軍一天順辛巳五月初一日以後再犯竊盜者通
計赦前處絞○戊申 上慮獄囚暑濕辛苦 命注書季壽男
徃審議禁府及典獄○傳旨刑曹司憲府議禁府曰今獄訟甚

煩勿計國忌審理至夜毋使淹滯○傳于吏曹曰自今平安道
都節制使毋令率眷赴任○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京畿咸吉
江原道沿路諸邑守令諸驛察訪曰今去兀狄哈阿仁帖木加
等館待優厚儻或得病聽帶去醫言曲加救療且擇給駙馬○
己酉 御慶會樓下設飲福宴宗親宰樞承旨及兀狄哈阿仁
帖木宗成職使者豆奴銳等入侍 上謂豆奴銳曰書契無受
職之語今聽汝言特除宗成職官汝與朝官偕往開諭予意然
朝官語音不通汝乃親聽予言其往曉諭即以行上護軍金致
元為對馬州敬差官都官佐郎金瓘從事官○兀狄哈知中樞
院事金波乙大等來獻土物○庚戌以戶曹判書曹錫文摠中
外度支事置度支使自此始安哲孫戶曹參議李芮趙鐵山僉知中樞
院事○辛亥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全羅忠清慶尚道觀察使
曰道內品好箭竹產出處嚴加禁防以備國用○兵曹啓外方
則諸色軍士外大小閑役人及諸邑衙前公私賤口並稱雜色
軍三丁為一戶徵兵時隨例徵聚獨京中居人不定雜色軍中

外各異請令漢城府除堂上官及鰥獨老疾人外前銜三品以下大小閑良人諸司胥吏僕隸工匠公私賤口憑考戶籍悉令刷出三丁為一戶抄定雜色軍期以八月成籍藏于本曹及漢城府從之○壬子召司憲持平李永敷傳曰王穗王元同等嫡妾辨正事令持平成慄避而速決傳教有日何至今不畢永敷對曰以先朝元同侵突之故未暇辨正傳曰若有先覈元同之命則然矣今無是命而以推覈元同為辭慢不辨正甚不可也承政院其速取招以啓即以供辭啓傳曰司憲府過矣然予不罪之其速辨正○上欲賞黃致身冒受奴婢之罪召司憲持平李永敷詰問永敷詳陳阿曲之狀命下義禁府○癸丑命頒新撰經國大典刑典○以東良北任阿那為本處都萬戶○乙卯命議政府戶曹兵曹堂上典船色提調往審新造漕船○忠勳府啓崔賜起洪重孫鄭錫禮鄭錫禧辛以中等干係前臣坐罪貶配今命往成吉道赴防賜起重重孫則罪名差輕猶之可也以中祚成勝族親而出入阿附羣聚武士錫禧於靖

難之日蹤跡詭秘錫禮又赫泛然連坐此三人厥罪匪輕得保
首領以至今日幸矣今暑戍禦立功則將何以賞之 世宗朝
立法云罪干不忠不孝者勿令赴防蓋以立功則難賞也今新
頒經國大典亦云犯干係宗社之罪者兩界沿邊諸邑毋得發配
發配且猶不可况使之赴防乎大明律罪干反逆者男則處死
女則得生蓋女無用而男能用事故也今以武才卓越而置諸
關塞尤不可也請 諭韓明澮速令上送還配本處 傳曰卿
等之言甚是然業已往矣奈何且此則小事耳脫有國家大事
則是亦吾民也豈可不行王事乎今若立功則尚可隨時區處
竟不從之○司諫院啓今以昭格殿直李繼童為新寧縣監夫
守令親民之官其任至重必擇更事之人而授之繼童既非更
事諳練者而今遽以權務起拜守令竊謂不可請改差 從之
○判中樞院事安止謝賜 御製詩軸命文臣續之○遣判司
譯院事崔有江管押被擄逃來漢人忽兒火等四名解赴遼東
○傳于禮曹曰宗成職祿俸米豆布貨楮貨依科給之○丙辰

御交泰殿引見兀良哈知中樞院事金波乙大等領中樞院事
洪達孫禮曹判書洪允成等入侍設酌○桂陽君璿啓校書館
官吏不謹看守鑄字或埋塵土或致遺失以至鑄成之時多有
被竊之弊即傳旨吏曹校書館提調梁誠之鄭顯祖收驅使
校書郎金補輪著作郎徐効虞宋守殷校勘姜致恕鄭惟產正
字金奎定本館書真○傳旨兵曹曰諸道大小閑散三品以下
除付籍讀書者年六十以上者篤廢疾者外並屬正兵侍衛今
辛巳年十二月晦日內不現者並從邊○對馬州從事官金瓚
以母老辭申叔舟請以李繼孫代之即馳書于慶尚道觀察使
曰道內熊川充軍李繼孫給驛上送○傳于司憲府曰校書館
所納諸色紙忠清道則自戊寅年至今年全羅江原道則自庚
辰年至今年並不收納其覈觀察使以啓○丁巳以左議政申
叔舟為忠清道都體察使戶曹叅議安哲孫副使前水原府使
洪敬孫從事官往審泰安堀浦開鑿便否先是叔舟啓漕船押
來人有勞者多請厚饋慰遣上曰可至是命叔舟哲孫饋領

船等有功勞者百六十餘人于闕庭○命名司諫院官吏傳曰
前日才言李繼童不可為新寧縣監汝等以為不可以權務而
超授守令耶若是則知印錄事守令而才入格者何以除授乎
別有罪累而不可任乎正言李吉甫對曰守令之任至重當擇
更事者任之繼童試除權務未曾更事遽仕守令實違故事恐
有猥濫臣等之請正為此耳非別有罪累而不可任也若知印
錄事則取才而任之非繼童比也不允○以韓明澮為上黨府
院君兼判兵曹事金師禹兵曹判書鄭軾判漢城府事宋慶寬
中樞院副使全循義行僉知中樞院事任元濬僉知中樞院事
御札諭明澮曰卿去後兵曹事弛故以金師禹為判書以卿為
兼判所以高其坐鎮北方瞻視固其根撫四方兵力寵其任威
沙漠不服○禮曹掾慶尚道觀察使關啓道內盈德清河尚州
善山仁同星州大丘慶山等邑今當禾穀藪藪之時連月不雨
漸至憔悴民生可慮請降香祝幣令本道觀察使禱于祀典
所載名山大川從之○禮曹啓倭野人本曹饋餉時用男樂然

歌童舞童數少所任不周倭野人所經有妓諸邑宴享時皆用女
樂本曹饋餉時請依此例用女樂從之○己未司憲府啓尹塢
於咸從京邸帶妓投宿非一日本府劾之已承服今以採訪別
監往平安道塢性本狂妄不宜是任請改差從之○禮曹據忠
清道觀察使關啓本道諸邑累旬不雨禾稼憔悴請降香祝幣
令本道觀察使禱雨從之○禮曹啓宗成職迎命儀敬差官到
日設香卓於廳上成職以時服率麾下迎于郊敬差官將禮物
官教至則成職鞠躬于道左先導至大門外躬身攸差官至成
職家奉官教禮物置卓上西向立成職率麾下序立稽首四拜
敬差官奉官教授成職成職降復位稽首四拜禮畢○兵曹啓
行護軍具文信正月二十日以大護軍降授護軍後至今仍受
大護軍科祿旨濫莫甚請令攸司推鞠自今上大護軍頒祿時
具銜開寫呈本曹憑考官案移牒戶曹後給祿從之○庚申舊
例司僕寺喂馬生芻令京畿諸邑輪次輸納路遠不能自輸者
倩人代納每生芻五十斤直米二斗判經都監都提調尹師路

啓請令京中富人買爲代納收其價而兩分之司僕奴輩悉都
監爭利出四郊優給其直盡買生爲使不得入京於是司僕生
爲絕一日具由以啓 上曰判經都監樂害我馬速放箭串場
養之仍 命刑曹囚都監官吏鞫之○辛酉 御思政殿受常
叅視事謂承旨等曰予謂判經事甚簡易不至生弊至數年後
官吏等不體予意務攬事權漸至繁亂工匠代納等事弊將難
禁予欲罷之承旨等啓罷亦不難但事未畢後若更起則不若
因之務令簡易期於速畢 上謂李克堪曰卿世子之師予所
倚重人言養儲副當遠小人近君子此誠然矣然予意以爲君
子固當親也至於小人亦不可不親凡民間細微萬事情偽甚
至盜賊姦邪情態無所不知然後臨民則遇事必通可能處決
矣謂成任曰卿多材多藝予甚嘉之我國之人天文地理等雜
學稍有知者樂則識者蓋寡若其工人所學徒爲淫聲不可言
樂卿務體予意留心於樂問曰學之可及朴煥乎任對曰煥則
未可必及學之亦或有得 上曰要在專心耳謂諸臣曰今之

樂頗有未精予欲擇其精曉音律者數人俾掌提調之任一革
蛙沸之音又誰可者黃守身等啓魚孝瞻勤儉可任 上曰孝
瞻不解音律更薦禮曹參判曹孝門即以任及孝門為樂學都
監提調諸宰樞既出召克堪及都承旨金從舜曰我國戶籍軍
籍不明予每欲改正近以年歉未果行之今年未行明年亦未
行是無時而可行也政府聞之必以年歉請止然予欲決意行
之分遣朝官精刷改籍更遣分臺摘其姦偽期於致精卿等擇
朝官直實者以啓予將親見若有姦邪之態形於面目者予當
責卿○傳于刑曹都官曰凡賜與奴婢勿令自望官自磨勘啓
聞賜給○司僕寺提調啓濟州壤地褊小近年私放馬牛者頗
多國馬屯於漢拏山上樹木翁鬱水草不足不得任性放養因
此孽產不敷馬種漸至體小請於壬午年春遣本寺官負盡刷
私放馬牛區處且擇國馬分養諸牧場 從之○壬戌遣禮賓
寺尹安訓于京畿判司瞻寺事朴健順于忠清道成均大司成
崔漢卿于全羅左道判承文院事田桐生于右道弼善具達忠

于慶尚左道前典農寺尹趙之夏于右道訓鍊副使李埏于江原道漢城判官鄭垠于黃海道判奉常寺事慎後甲于平安道改正戶籍軍籍付以事目一諸道戶籍用號牌案錄戶首率丁其廣作長籬就籬內別構家舍稱為一家者刷出作戶一單寒人無所依托或為人雇工或為婢夫寄寓者拘於良人別立一戶則必至逃散依率丁例一戶籍成三件藏于本邑監司管戶曹一諸邑醫律學無定額因此閑役者頗多留守府醫律學並二十大都護府牧官都護府十五知官以下一十以此定額一推刷時該吏勸農官里正統主等隱漏不告者及成籍時脫漏不錄者依欺隱田糧書負例全家屬江原道殘驛吏一諸邑諸營鎮額外蠲匠日守書負醫律學諸色人等額外助丁及濫占人口並錄戶籍一巨戶隱占丁口限十一月許戶首及當身自首其限內不自首者全家徙邊許人陳告壯丁十口以上陳告者元有職者超一資貧窮者從自願子背弟姪中賞職無職者亦依上項例賤人限三年除雜役一加現戶口多者敬差官則超資守

今亦論賞一推刷時不用心守令推覈啓聞一守令隱漏丁口者維會赦以違制書律論○諭諸道觀察使曰我國戶籍不明隱漏甚多每欲檢括大正而因仍不行實違大體今遣朝庠大刷成籍若前戶籍軍籍仍置子邑則官吏必因仍前籍不肯改正積年因循之弊必不能革本營所藏親自封識諸邑所藏令敬差官隨所到諸邑稱臣封識並寫日月勿殺馬以各其邑人馬上送並諭諸道都節制使處置使○癸亥 御交泰殿引見內宗親及左贊成黃守身戶曹參判李克堪吏曹參判成任兵曹參判金國光工曹參判韓繼禧都承旨金從舜等議設牧場等事上戲謂克堪曰卿有捉蠅之力乎克堪對曰臣實無力至於國家大事則固能處置 上哂之即以克堪為都鎮撫司夔提調克堪為人多肉無力竦身爲肩 上嘗曰克堪為書筮未嘗養世子道德只傳其肩聳而已至是授提調曰欲使舉盃孟伸其肩耳命守身克堪及兵曹判書金師重為牧場提調御札諭諸道觀察使曰國之強弱在馬故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昔元世

祖欲以江南為牧場予亦欲以江原黃海無人之地撤人居並
合而為一大牧場然不可以人易馬今且令諸邑各占一山水草
俱足處若十匹乃至千匹則何憂乎事之不成乎卿速審某州
某山限九月晦日乃啓○甲子 命王世子觀稼于喜雨亭令
宗親及左議政申叔舟右議政權擘領中樞府事洪達孫右贊
成具致寬申曹判書崔恒戶曹參判李克堪都承旨金從舜僉
知中樞院事任元濬書筵翊衛司司僕等從行又 命左贊成
黃守身為宣慰使刑曹參判韓繼義副使賈宣醞往賜之○正
言李吉甫將本院議啓損實敬差官多有不稱者夫損實輕則
損於公重則害於民公私兩便非勤謹者不能也其間已經守
令者猶可也未能更事者斷不可委任請改之 傳曰已令銓
曹選任不可改也吉甫又啓金錫孫以不堪任事已授影職金
士恭為鎮撫時以濫刑傷人罷職全進穆亦未更事者若此等
輩必不堪任請改之 傳曰改差可也○全羅道都觀察使咸
禹治馳啓光州安置鄭棕本月十九日呼守直人曰我三七日

不食坐禪今已成佛舍利分身香臭滿室瑞氣連天若稽留啟
達則此邑之人特令盡殺奮身踊躍足踢門扉欄墻妄發狂言
守直人等周回審察則外門上有人跡即搜得僧性坦者牢囚
並囚守直人及事干者棕呀有經文一紙上送觀棕交通外人踰
垣招致之狀則雜人相通非一朝夕明矣罪惡深重牧使柳穀
略不禁防請並令攸司囚鞫 命義禁府鎮撫李蕃拿致棕穀
以性坦事干人等○乙丑議政府啓諸道使命寔繁其可停之
事請姑量減命停改場巡察敬差官等又啓慶尙全羅忠清道
量田及田品不須今年可行請姑停之申叔舟啓戶籍軍籍一
時並舉則事未速畢將為有弊請姑停軍籍 上亦以為戶籍
既成軍丁因此可括 命停之○禮曹啓教養人才國家重事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比來京外學徒不專心鍊業故俊秀之
士罕出教官學長用意養蒙者十無一二前者屢次受 教移
文檢察亦無成効誠以教官率皆庸劣而生徒不專其業也請
自今京外教授官教導學長擇學問精熟堪為師表者授之成

均館四部勤慢則本曹常加檢察啓聞外方則觀察使親自講
問移文本曹轉啓如有成効者特加褒獎京外除生員進士及
升補入學者外年過四十者不學閑遊者各其教官報本曹移
文兵曹充定軍役以懲其餘守令不能修明學校者令觀察使
嚴加糾理 從之○兵曹啓濟州牧養馬匹漸不如古專以商人
要換兒馬潛帶小馬而去以致馬種矮小請自今商人來往
者令諸浦萬戶守令及濟州安撫使嚴加檢察如前帶去者論
罪馬匹屬公法前帶去人并覈追論 從之○以東良北住阿
兒沙為本處都萬戶○丙寅 御慶會樓下 召議政府堂上
六曹判書兵曹參判金國光戶曹參判李克堪都承旨金從舜
議回奏事以克堪為使吏曹參判成任副使兼謝白雉回賜表
裏以諸道使命繁多召還監鍊官停災傷敬差官令其道首領
官巡審又停壇廟巡審官又停秋等講武戶曹判書曹錫文請
於慕華館近地營構倉廩以貯米糧 從之即以錫文國光及兵
曹判書金師禹為造倉提調錫文又啓我國文籍闕失久遠之

事末由稽古者弊在興用還紙率為造紙者所偷也諸司文籍
完具者少諸禁還紙命痛禁違者全家徙邊其失文書官吏
勿論赦前永不叙用 召司憲持平李永敷曰國家條章寔繁
有司未能一一奉行今更詳定略其條件舉行之事不至繁多
而憲府如前陵夷不舉行予甚非之不禁還紙其一也爾其知
之○慶尚右道處置使李好誠據知世浦萬戶宋石堅呈馳啓
對馬州沙浦住倭船主吾羅汝毛等九名於六月初二日受路
引來孤草島釣魚遇風西指水路三百里許不記名海島依泊
忽遇本國小船十二艘駢坐人請遺魚物我等只給雜魚五尾
以不稱意含怨相詰吾羅汝毛中箭即死表阿時羅等三名或
中箭或觸石僅得免死收拾船內箭十枚箭竹三枚來告曰將
具事由歸告島主辭語懇惻歸志忽忽雖開諭拘留強欲入歸
觀其情狀必多構辭訴島主更請留則怒曰朝鮮人不推究殺
害者反拘我輩耶 上曰是倭與本國人相鬪其中是非未明
今宜上京又拿本國人相鬪者辨明則倭不怨而事體正矣

命右贊成具致寬刑曹判書朴元亨兵書判書金師禹參判金國光議之僉曰本國人相鬪者似難速推倭人等欲速還去全若召致于京而本國人終未得捕則無益矣宜遣朝官開諭曰當窮推本國人鬪殺汝等者且開說殺下憐恤至意仍厚饋之致賻被殺倭人以其相鬪日月處所通行搜捕即行極刑以示之且具事由備說又於對馬州啟差官李繼孫之行備諭宗成職并致書契何如御札曰此論似未便一得有罪者而置極刑未可必也若未得則倭人以為妄語誑我一李好誠既已拘留矣雖放遣而不喜今方授成職以官慮妄誘雜說一萬一此倭實賊則放之後悔一無對論而定罪亦難一成職雖聞而分揀是恭大國之政體何怨之有姑宜厚待上送待得罪人對面定罪可也命注書往議于議政府及禮曹判書洪允成左贊成黃守身以為自古邊釁必自小民今倭人之被鬪被殺其怨必深遣朝官開諭不如親承上教宜如上教召來諭之曰汝等被鬪予其哀憫當搜捕其人置之極刑汝等第觀之

仍厚饋拘留若不得罪人則諭之曰予憐汝等通行搜捕竟未
得焉可恨如此開說厚贈其死者致賻奠以送則彼必解怨又
繼孫先倭人往語宗成職以此辭則成職亦預悉此意而無疑
矣其搜捕不必別遣朝官令全羅慶尚道戶籍敬差官搜捕何
如右議政權擘以為本國人當初任意發船橫行率與倭人相
鬪其中雖有死者其生者窺免已罪必不以告其事倭人之讎
殺本國人亦未可知必須招來反復究問允成以為其言致之
時宜下諭李好誠轉語曰全聞汝等與我國人相鬪而死深加
哀憫將欲面慰之且得其人對面定罪以快汝心汝宜上來如
此開諭則貪利之徒必樂聞命矣今若放送而繼孫後往則被
殺倭人族親或恐作難右叅贊成奉祖以為名倭人上京而本
國相鬪人竟未得之則其終處置實難請如致寬議上曰黃
守身等之議為是○丁卯 親傳社稷祭香祝○諭慶尚右道
處置使李好誠曰全得啓本已悉開諭表阿時羅曰汝等被
鬪事 殿下聞之深加憐悶與汝輩鬪殺之人已令廣行搜捕

必欲大懲將招汝等親見以慰如是開諭路次館待曲加布置
上送且本國人與倭人爭先釣魚相鬪久矣不可專以國人為
咎曲直是非備細分揀以啓諭都觀察使盧叔全曰今見處
置使李好誠啓本我國人與釣魚倭人相鬪至殺傷倭人卿與
好誠捕獲相鬪人鞫問以啓○八月戊辰朔○庚午御思政
徒受常叅視事宗親宰樞承旨等入侍設酌右議政權擘以浴于
黃海道白川溫井驛上引見禮曹正郎尹孝孫佐郎金秀光
朴繼姓李仁堅等輪對孝孫敷奏詳明上曰此人誰之子弟
都承旨金從舜對曰朴元亨女婿也兼司僕將金淳啓兼司僕
馬興貴蹴傷韓奉連請治罪命義禁府鞫之問禮曹判
書洪允成判漢城府事鄭軾楊山君揚汀曰野人今可伐歟允
成對曰我國至誠事大勅諭本國勿與野人連兵而今若伐
之則有違事大之誠徐觀其勢如屢犯邊境大舉入伐猶為未
晚上嘉納謂臨瀛大君璆曰今日擊隨母往白川汝與金從舜
賚宣醞餞于慕華館命諸宰樞皆往餞又命承政院馳

書于開城府留守權摯令宴慰○兀良哈上護軍汝羅豆等來
獻土物○兵曹據徙民都巡察使尹子雲啓本啓徙民至中路
或已至所徙邑逃亡者已並以棄毀制書律論今徙民抄定後
其奴婢率丁逃亡者頗多雖未發程抄定後逃亡者請依上項
立法施行且率丁有故未滿三丁則改定他戶故其戶首陰族
率丁使之逃匿畧墮於術中旋即改定則效此蜂起弊將難救
請自今抄定後率丁逃亡之戶並皆入送以防姦偽從之○
辛未司憲府啓李崇之罪名匪輕故遣未便請推鞫以正其罪
傳曰崇之妻病苦垂死故姑放之後將治罪○義平君元生
卒元生 恭靖王後宮出也輟朝一日 賜賻米豆并三十石紙
一百卷油菘等物○傳旨刑曹曰徒流付處人等雖自犯罪定
後累經歲月其情可矜黃尚德金繼絲任善生李重元姜守山
李英達李繼宗安敬宗申自衡金璘金汾柳孝聯李林黃理孫
魯孝丁金輅孫繼祖洪錫鄭自昆朴春生等皆放遣○癸酉 親
傳風雲雷雨祭香祝○兵曹啓全羅道民多逃入海島者請遣

朝官刷還 上召都鎮撫沈滄等於賓廳議之左贊成黃守身
戶曹叅判李克堪等亦因事詣闕 命桂陽君璲問刷還之計
滄等啓公海之民逃入諸島或有釣魚煮鹽為業者或有耕稼
為生者或有往來興販者聞下推刷之令則挈家深入無人之
島稍弛則還來或有長往不返者實甚細故宜速刷還今若明
明言刷還則彼必驚惑深竄宜出其不意搜捕 上曰欲遣
大臣出奇計搜捕且得與倭人表阿時羅相聞之人而鞫之卿
等以為何如僉曰允當但別遣大臣則恐致騷擾今田制色提調
李純之以量田持往令純之兼治何如 傳曰純之不可兼欲
以兵曹判書金師禹代純之第恐不學算術難於量田也僉曰
推算下官之事提調雖不知算亦祿為矣即 命師禹往兵曹正
郎金永堅禮曹正郎尹孝孫為從事官尋停量田又 命璲問
于戶曹判書曹錫文曰今國家多事崇禮門外新構倉及築城
事姑停若何錫文啓門內松峴行廊所藏穀耗損太甚今若不
營倉庫則國家儲峙將致無用請勿停構倉築城 傳旨禮曹

曰近者野人來朝者多費用至煩其停功臣仲朔宴○甲戌承
政院奉 旨馳書于忠清道都體察使申叔舟曰今謝恩使李
克堪賫去文書欲與卿磨勘速竣事倍道馳來○謝恩使金處
禮先遣通事賚聞見事目以啓曰山海關兵部主事楊琚請紙
筆石燈盞廣寧撫兵董興請弓太監金興請其姪金澄娶妻
命議于政府領議政鄭昌孫以為兵部主事雖微者把截關門
本國使臣經由處石燈盞紙筆小物從請無妨董興請弓是雖
兵器不可私贈然野人及明使之到本國者皆贈之送亦無妨
左贊成黃守身以為楊琚守門小官不必從請薰興專主我國
事可從其請右贊成具致寬以為楊琚之請不必從董興之請
則黑角則禁物送鄉角弓為便左贊成李承孫以為董興不可
以弓私贈楊琚所請從之為便右參贊成奉祖以為董興可從
其請楊琚亦守大關不可不從金興姪娶妻之請僉曰可從○
忠勲府啓以經費之多 命停仲朔宴然此宴本府所辦不關
經費請勿停 從之○兀良哈中樞金多弄哈等來獻土物○

舍人鄭文炯將本府議啓下三道量田使命煩多今又遣金師
禹於全羅道捕諸島避役之徒官民俱致騷擾請令觀察使節
制使偕旣在守令設計捕獲 傳曰捕亡大事不可停也師禹
之行兼任量田則使命之多不足慮也○乙亥 御交泰殿引見
都承旨金從舜曰倉庫可營乎從舜對曰今年工役頗多請姑
停之 從之○咸吉道都體察使韓明澮遣從事官李克均啓
咸吉道便宜事件一咸吉道戰亡人子孫中一人賞職賞賜一
今邊警聲息不絕吉州以南諸邑守令擇有武才知大體者勿
論職秩高下改差一軍士起復戍邊者除職且命勸肉一角弓
自京來者或易折或過弱片箭或過短或鏃與竹不適均皆為
無用請令軍器監別造唐角弓及片箭量數入送亦令司僕寺
量送調習馬一革預原郡屬定平府故地廣民稠請割川原川
西譚陽三社之地屬咸興府并給預原官奴婢一城內住向化
司正所羅北征時為先鋒鄉導誠心効力除護軍職一本道蠶
絲及羊毛除上納令絲作弓弦毛作帽兒給軍士一吉州以北

諸邑則軍士常戍邊日習兵事都節制使亦常巡檢故兵馬整齊端川以上諸邑則賊境隔遠都節制使不得往來點檢故守令慢不檢察以致不鍊器械不習弓馬咸興則監司本營境內哈蘭北乃賊路要害之地依平壤府例置鎮設都鎮撫專管南道軍士考察防禦一甲山則賊兵先入之地勢孤軍弱其守令類以不更事秩卑者差之未便亦置鎮陞為都護府依五鎮例軍官口傳防禦一惠山三水萬戶不擇人除授素無威望多失事機惠山則陞僉節制使三水則復設郡事精選除授一事變寢息間江原道當番軍士及諸道驍勇鄉吏為先分遣甲山惠山三水防戍上引見克均曰一依啓本施行○左贊成黃守身戶曹叅判李克堪兵曹叅判金國光等啓曰臣等往審可設牧場之地三田渡與綠場則有場垣遺址峨嵯山則山險地狹水草不足築場勿役又難傳曰可於他處求之○丙子召領議政鄭昌孫左贊成黃守身右贊成具致寬左叅贊李承孫右叅贊成奉祖兵曹判書金師禹都承旨金從舜等議師禹賈

去事目左議政申叔舟來自忠清道 命同議其事目一推刷
諸島逃匿人時如有移匿他島者量殺諸鎮浦兵分道追捕一逃
匿人等順從者分良賤各還本處其中魁首人分囚啓聞逃避
及抗拒者斬為首人以懲後來一與倭人相鬪者不可遽以為
赦若倭人始亂欲害我國人則不得不應宜徐問是非曲直分
揀啓達一糾檢諸鎮習陣及諸浦水戰 從之初議以諸島
所捕人來往便易近島則錄姓名給號牌使之仍居叔舟議以
遠近島人皆還本處 上御交泰殿引見叔舟議奏聞事叔舟
啓雖不奏聞無妨 從之即停李克堪成任之行○以朴萱金
自行僉知中樞院事李允孫忠清道都節制使李宗孝忠清首
慶置使庾智行廣州牧使○謝恩使中樞院副使金處禮回自
大明○丁丑 幸西郊觀稼河東府院君鄭麟趾謁道傍 上
御川邊賜酒仍賜隨駕宗親宰樞酒還 御慕華館門設酌誦
宗親宰樞曰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何謂也中樞院副使
魚孝瞻對曰謂不可空食也不懋王事而叨受天祿則是空食

也。上曰：何以則可？謂不空食乎？對曰：為吏曹則盡吏曹之職，為戶曹則盡戶曹之職，類而充之，無不如是，則可謂不素餐矣。

○戊寅 諭平安黃海咸吉江原道都體察使韓明澮曰：咸吉道丁憂軍士予不得已強奪其情，戍禦邊塞風餐露宿勞苦太甚，深可憐悶，若不食肉氣力衰耗難於禦敵，予甚慮焉。卿曉諭此意，親自勸肉。○兵曹據京畿忠清全羅慶尚道都巡察使尹子雲關啓咸吉道徒民二千五百戶入送時，沿途諸邑祇准供饋，至於芟草柴炭等物支備亦難，請分路令沿途諸邑預先儲備，以平海蔚珍三陟江陵襄陽杆城高城通川歙谷為一路，原州橫城洪川春川狼川金城淮陽為一路，振威龜仁廣州楊州抱川永平鐵原金化金城淮陽為一路，分三路入送，下三道道路則令都巡察使臨時分定從之。○傳旨兵曹曰：咸吉道戰亡人子孫女胥中一人賞散官職，無職者正九品元有職者超一資，公私賤則賞布。○己卯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召諸宗親宰樞承旨等入侍。上問右贊成具致寬兵曹參判金國光曰：僧徒誦

虛水刺首鎮子亦以為勢難徙民亦停○申叔舟具致寬洪允
成啓咸吉道諸邑米穀許民回換然有抑賣民間之弊請停之
向化浪將家老居母喪今與其父于奴哈相見野人本不行喪
今從國制而行之請令權脫從之○承政院奉旨馳書于都
體察使韓明澮曰今送丙弓房黑角弓一百張及軍器監片箭
一千部此但為邊警耳非常繼之事若軍士狃於官給不復自
備則不可令謹藏于官錄會計臨時分授用後還納○以東良
北住上護軍于奴哈為本處都萬戶○壬午御勤政殿受朝
賀元良哈于奴哈等五人尼麼車兀狄哈八里等三人隨班
召入殿內傳于于奴哈曰往者北征時令勿犯汝家汝等不知
此意驚感駟山我軍絕無侵犯之理爾其安心以居對曰往者軍
興家舍焚蕩大兵又入故驚惶罔措耳傳曰火起隣家而延
燒豈有人故燒之者汝今聽我言而猶且未信况遠在汝家乎
其驚惑也宜矣○司憲府啓左翊衛尹塢前廣興倉使權致中
前豐儲倉副丞邊孝同前豐儲倉副使崔挺各率娼妓辦酒聚

飲或用米粝相贈請劾之 命勿論○癸未領議政鄭昌孫左
議政申叔舟左贊成黃守身雲城府院君朴從愚右贊成具致
寬花川君權赫禮曹判書洪允成戶曹判書曹錫文原城君元
孝然啓頃者 幸西郊之日讓寧大君禔於 上前言動皆無
禮諸鞫之 傳曰尋常如此何可治之昌孫等更啓禔得罪
祖宗遠配于外全 殿下待之甚厚尤當敬謹而乃至於此豈
可以為常事而不治罪乎 傳曰予當責之○甲申左議政申
叔舟戶曹參議安哲孫與都承旨金從舜議啓請鑿泰安掘浦
○平安黃海江原咸吉道都體察使韓明澮奉箋謝進秩兼判
兵曹爭箋曰瑤檢十行特示隆命玉關千里祇荷異恩揆分踰
涯矢心圖報伏念識難語上才不逮中際會風雲幸承赤帝之
德依光日月濫與白馬之盟位已列於六卿寵愈深於三接比
緣國尾之暫驕猥分閫外之重權不宿于家惟知奮身於原野
有敵所愾豈敢顧命於戈予常懷罔功之憂復叨非據之地峻
以輔國之崇秩仍以司馬之舊官寵其任固其根昭 聖諭之

勤至食爾祿敬爾事敢小心之忽忘俸御札而佩銘望負展
而端拜伏遇神猷遠略貴士尊賢文武著德於遐邇安危注意
於將相致令庸品獲遇殊榮臣謹當勉企前修益勵初志縱無
多寡之算悉集高勳庶將平平之謀略定羣醜○韓明澮馳啓
臣觀野人情勢火刺温兀狄哈來朝者必多如于豆澄乃等及其
中酋長則固宜上送若人人而送則其弊不貲且以今時勢不可
不待將何以處之○以具州住上護軍八里為本處都萬戶○
乙酉 御書韓明澮馳啓書呈曰野人不可多送後難繼也彼
若怒可托以汝無功汝可立功更來則小解其意然猶強來以
力制之耳一開其端則後日之怒必重於初又可托以中朝所
忌而拒之 命注書往示左議政申叔舟叔舟以為于豆澄乃
等乃尼麼車之人非火刺温也今多來者未知何種人也火刺
温則怨我不納而謀寇尼麼車則方以高嶺之戰自疑勢不可
拒若托以中朝所忌則火刺温嘗往來中國猶可也尼麼車不
通中國拒之無辭且不可以中國為辭而示弱也臣竊謂宜事